漢書藝文志條理

漢書藝文志條理目錄

六略總目

此三十八種即劉中壘父子七略之舊第也後世四部之體以六藝爲經部又于春秋類中分出史部六藝附庸蔚爲大國諸子兵書數術方技四略皆併入于子部詩賦一略則集部之權輿也七略之于四部其分合併省根據體裁大都如此

漢書藝文志條理敘錄

史記儒林傳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
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
禽滑釐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威宣之際
道夫子業而潤色之以學顯于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阬術士六藝從此缺矣

本書高帝紀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
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
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而規摹弘遠矣

本書惠帝紀四年三月除挾書律應劭曰挾藏也張晏曰秦律敢有挾書者族

本書劉歆傳歆移書太常博士曰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
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
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
朽折散絕詩始萌牙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于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
唯賈生而已

按漢舊儀曰孝文皇帝時博士七十餘人

後漢趙岐孟子題辭曰漢興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
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

按此則文景兩朝皆有傳記博士所謂具官待問而已至武帝卽位五年乃罷傳記立五經史但著其大者及久遠者故于武紀書置五經博士其前所立非定制故略之也

本書外戚傳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

按史又言文帝本好刑名之言景帝不任儒而劉歆言諸子傳說廣立學官蓋文景時亦嘗有法家名家博士也

本書儒林傳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自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于齊則胡毋生于趙則董仲舒

本書武帝紀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

按丞相綰顏注云衞綰也長洲何焯義門讀書記曰自此乃一于儒術士始尙經學不可謂非衞綰之功也

又武紀建元五年春置五經博士元光元年五月詔賢良對策于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元朔五年夏六月詔曰蓋聞導之以禮風之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義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丞相弘請爲博士置弟子員學者益廣

按丞相弘顏注公孫弘也儒林傳置弟子員五十人昭帝時增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設員千人成帝末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又武帝本紀贊曰卓然罷黜百家

表章六經

史記儒林傳又曰及今上卽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于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

按本書嚴助傳助拜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其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知其時習從橫家言者多矣武帝實以春秋對亦罷斥百家之一事也

本書劉歆傳歆移書又曰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于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

漢武故事上少好學招求天下遺書親自省校使莊助司馬相如等以數分別之

本書宣帝紀甘露三年三月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迺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本書劉歆傳歆移書又曰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

本書成帝紀河平三年秋八月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于天下師古曰言令陳農爲使而使之求遺書也

按何義門讀書記曰劉向校中秘書孟堅大書于帝紀尊經籍也按此亦以為有漢一代之創制故特書

劉歆七略曰孝武皇帝敕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邱山故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

按此條即略首一篇輯略之文

三輔黃圖未央宮有承明殿著述之所也又曰未央宮有石渠閣蕭何所造其下礱石為渠若今御溝因為閣名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籍又成帝于此藏秘書焉又曰未央宮有麒麟閣藏秘書即揚雄校書處又曰天祿閣藏典籍之所

按廣韻閣字注漢宮殿疏曰天祿閣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秘書處賢才焉　通典御史中丞掌蘭台秘書及麒麟天祿二閣有石室以藏秘書圖讖之屬

本書劉歆傳歆為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歆復為中壘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為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為七略語在藝文志又傳贊曰劉氏七略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有意其推本之也師古曰言其究極根本深有意也

按劉向傳上方精于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秘書時歆始以待詔官者署為黃門郎與父同受詔校書至哀帝初始獨領其事

本書儒林傳贊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于元始百有餘年傳業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邱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按詩有魯齊韓三家立于學官此不之及蓋偶遺也

荀悅漢紀曰劉向卒上復使向子歆繼卒父業而歆遂撰羣書而奏七略有輯略有詩賦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凡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自是以來稍稍復增集

按此以詩賦略列六藝之前以數術爲術數並轉寫之誤云稍稍復增集者指班氏藝文志及後漢東觀仁壽閣撰集新記依七略而爲書部者也

宋書志序曰漢興接秦坑儒之後典墳殘缺耆生碩老常以亡逸爲慮劉歆七略固之藝文蓋爲此也

按沈休文此數語必有所自儒林傳贊云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本志序云今刪其要以備篇籍亦此意也

梁阮孝緒七錄序目曰後漢校書郎班固因七略之辭爲漢書藝文志又曰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又曰七略詩賦不從六藝詩部蓋由其書既多所以別爲一略又古今

書最曰七略書三十八種六百三家一萬三千二百一十九卷五百七十二家亡三十一家存

漢書藝文志書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三千三百六十九卷五百五十二家亡四十四家存

隋書經籍志序曰光武中興明章繼軌校書郎班固傅毅等並依七略而爲書部固又編之以爲漢書藝文志

又史部簿錄篇曰古者史官既司典籍蓋有目錄以爲綱紀體制湮滅不可復知孔子刪書別爲之序各陳作者所由韓毛二詩亦皆相類漢時劉向別錄劉歆七略剖析條流各有其部推尋事迹疑則古之制也王儉作七志阮孝緒作七錄大體雖準向歆爲遠不逮矣又史部總序曰班固以史記附春秋今開其事類凡十三種別爲史部

唐書藝文志序曰自六經焚于秦而復出于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闕學者莫得其本眞于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

按四部體製始于曹魏之默鄭成于東晉之李充至唐初脩五代史志用以爲經籍志而始入于史

唐顏師古漢書集注曰藝文志每略所條家及篇數有與總凡不同者傳寫脫誤年代久遠無以詳知

唐劉知幾史通書志篇伏羲已降文籍始備逮于戰國其書五車傳之無窮是曰不朽夫古之

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漢定其流別編爲藝文續漢以還祖述不暇夫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篇目如舊頻煩互出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者乎且漢之志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名示存書體而已文字既少披閱易周故雖乖節文而未甚穢累既而後來繼述其流日廣聘其繁富百倍前修非唯循覆車而重軌亦復加闊眉以半額者矣但自史之立志非復一門其理有不安多從沿革唯藝文一志古今是同詳求厥義未見其可愚謂凡撰志者宜除此篇

按藝文經籍之可貴貴其紀實有存佚新舊之可稽篇卷異同之可攷何謂頻煩互出以水濟水是直于是志體要未嘗詳究者至謂藝文一體古今是同亦必無是事其同者必其書之未亡者也然而不同者多矣

宋鄭樵校讎略曰七略兵家任宏所校其次則尹咸校數術李柱國校方技亦有條理唯劉向父子所校經傳諸子詩賦冗襍不明盡采語言不存圖譜緣劉氏章句之儒胸中元無倫類

按此以爲冗襍不明者由于不肯盡心細讀故也且六藝諸子之中亦非不存圖譜其顯見者如易家有神輸圖一篇論語家有孔子徒人圖法二卷儒家有列女傳頌圖又禮家明堂陰陽中有明堂圖明堂大圖見隋書牛弘傳道家伊尹書中有九主圖畫其形見七略別錄非圖譜之類歟至謂劉氏胸中無倫類是何言也鄭之菲薄前人乃至如此其圖譜略有云歆向之罪上通于天謂其不收圖譜使後世圖亡而書存也其措詞之謬又如此

又曰史家本于孟堅孟堅初無獨斷之學唯依緣他人以成門戶紀志傳則追司馬之蹤律厤

藝文則躡劉氏之迹

按所謂志者志當代之文物典章七略爲當時詔課藝文一志不躡迹于此將何取乎豈必別爲類例如所作之藝文略方爲體要乎恐亦無此史法也

又曰班固藝文志出于七略者也七略雖疏而不濫若班氏步步趨趨不離于七略未見其失也間有七略所無而班氏横出者則躓矣揚雄所作之書劉氏蓋未收而班氏始出若之何以太元法言樂箴三書合爲一總謂之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入于儒家按儒家舊有五十二種因新出一種則揚雄之三書也且太玄易類也法言諸子也樂箴襍家也奈何合而爲一家是知班固胸中元無倫類

按前以劉氏胸中無倫類此又以班氏胸中亦無倫類不知己之所言乃眞無倫類耳班氏此一條注明云樂四箴二宋時傳本不應有異乃以四書爲三書以樂箴爲一書又以爲襍家揚雄本傳云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宋中興書目尚有揚雄二十四箴一卷觀于此亦可以悟樂箴非一書矣儒家舊有止五十一家亦非五十二家卽此數語之中其謬誤已如此尙欲詆訶古人乎稱揚雄所序者承七略上文劉向所序之例就其重者而言幷入儒家亦未始不可也

又曰漢志以司馬法爲禮經以太公兵法爲道家此何義也疑此二條非任氏劉氏所收蓋出于班固之意亦如以太玄樂箴爲儒家類

按此兩書班氏已分別注明鄭豈眞未之見耶軍禮司馬法次周官傳之後班氏亦何嘗

以爲經太公之書二百數十篇其中有謀有言有兵不僅兵法一端舊時既合爲一裏故
劉氏不復分析從其大而著錄于道亦未爲失也
又曰漢志以世本戰國策秦大臣奏事漢著紀爲春秋類此何義也
按此于阮孝緒七錄序目亦未嘗繙閱
元馬端臨文獻經籍考史部總序曰班孟堅藝文志無史類以世本以下諸書附于六藝春秋之後蓋春秋即古史而春秋之後唯秦漢之事編帙不多故不必特立史部
按此與阮氏之說略同鄭漁仲見不到此
明焦竑國史經籍志漢藝文志糾繆曰周書入尙書非改入雜史議奏入尙書非改入集司馬法入禮非改入兵家戰國策入春秋非改入縱橫家五經雜議入孝經非改經解爾雅小爾雅入孝經非改小學弟子職入孝經非還管子晏子入儒家非改墨家高祖傳孝文傳入儒非改制詔管子入道家非改法家尉繚子入雜家非改兵家山海經入形法非改地里陰陽五行蓍龜雜占形法數術漢五出今總入五行
按七略體例自成一家爲千古首出之作實無所謂非也若雜史集部經解制詔地里五類並後來四部之例漢時所無以此糾漢志之繆不自知其繆也他如戰國策改縱橫晁志之例也爾雅改小學舊唐志之例也晏子改墨家柳子厚之言也尉繚改兵家而不知兵形勢家亦有尉繚隋志猶分別著錄寔不可以改也陰陽等五門改五行隋志之例也皆非其所心得亦如所作國史志抄襲鄭氏藝文略而稍稍附益于明代內府所藏全不

相涉是眞史通所謂類煩互出者皆不足與之辯也

秀水朱彝尊經義考著錄篇曰班固漢書依七略作藝文志誠良史之用心而史家體例之不可少者也而劉知幾史通反訕之謂驕其繁富凡撰志者宜除此篇抑何見之褊乎

四庫提要曰漢書藝文志考證十卷宋王應麟撰藝文志因劉向七略而修凡句下之注不題姓氏者皆班固原文其標某某曰則顏師古所集諸家之說然師古注班固全書藝文特八志之一故僅略疏姓名時代所考證者不過三五條而止應麟始捃摭舊文各爲補注不載漢志全文惟以所有辨論者摘錄爲綱略如經典釋文之例其傳記有此書名而漢志不載者亦以類附入凡二十六部各疏其所注于下而以不著錄字別之其間如子夏易傳鬼谷子皆依托顯然而一概泛載不能割愛又庾信哀江南賦稱栩陽亭有離別之賦實由誤記藝文志所用桂華馮馮誤讀郊祀志者相等應麟乃因而附會以栩陽爲漢代亭名亦未免闕失之嗜奇然論其該洽究非他家之所及也

四庫簡明目錄曰漢書藝文志間有班固自注然不甚詳顏師古注間有討論亦僅辯證數條不能該備應麟乃捃拾舊文爲之補注持論皆有根據惟古書不載于漢志者增入二十六種眞僞相集頗爲蛇足

嘉定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曰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十卷所采掇亦甚博雅但此志以經爲要考得漢文傳經原流說經家法明析俾後學識取途徑方爲其能事此則未能也其于本原之地未曾究通多不得其要領則博雅乃皮毛耳歙縣金榜撰栝語予曰不通漢藝文志不可以

讀天下書藝文志者學問之眉目著述之門戶也循撰經術甚深故能爲此言予深歎服自唐高宗武后以下詞藻繁興經眾遂以凋喪宋以道學矯之義理雖明而古書則愈無人讀矣王氏亦限于時風衆勢一齊衆咻遂致茫無定見要意求切實于宋季朋猾中究爲碩果僅存

按此言不得要領及限于時風衆勢茫無定見云云皆確不可易觀其亟引宋人議論問有與漢志隔膜者又若不取道學家之說不足以自立者以是知此言非爲苛論

又按其書考證本文者二百七十六條考證篇敘者七十八條考證本志所不著錄者二十七條卽就所作玉海觀之似乎所得不止于此反覆詳勘似其未成之作書家春秋家道家詩法家儒其考未定之闕也

會稽章學誠校讎通義曰劉歆七略班固刪其輯略而存其六顏師古曰輯略謂諸書之總最蓋劉氏討論羣書之旨也此最爲明道之要惜乎其不傳今可見者唯總計部目之後條辨流別數語耳

按條辨流別數語卽輯略之文班氏散附于諸篇之後者何以明之七略本于別錄今攷荀悅漢紀成帝三年劉向典校經傳考集異同云名家者流蓋出于禮官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故正名也又史記太史公自序索隱引劉向別錄云名家者流蓋出于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兩處所引並與本志名家篇敘相同知班氏取輯略之文夾之于此而七略取別錄之文著于輯略者也蓋別錄首一篇亦有輯略故名七略別錄隋志七略別錄二十卷劉向撰劉歆刪取其要每略各爲一卷故隋志又云七略七卷劉歆撰方之 四庫全書別錄爲總目提要七略則簡明目

錄也

又班氏既取七略以爲藝文志又取別錄以爲儒林傳考漢紀又言劉向典校經傳考集異同（易始自魯商瞿子木受于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云云與儒林傳之文悉合知儒林傳亦本劉氏父子之輯略而接記其後事終于孝平故史通采撰篇云班固漢書全同太史太初已後糅引劉氏新序說苑七略之辭今攷新序說苑載漢事無多知所取于七略別錄者不少也

又按輯略之體大抵如釋文叙錄陸元朗未必不師其意儒林傳依功令但載五經至春秋家而止其樂家及論語孝經小學唯見藝文志此四類篇叙備述師弟授受與他篇微有不同而論語孝經篇叙不及釋文叙錄之詳密知班氏陸氏皆取輯略之文以爲說故彼此互有詳略焉

又曰漢書藝文志注卷次部目與本志不符顏師古已云歲月久遠無由詳知今觀蕭何律令叔孫朝儀張蒼尙書尹更始春秋之類皆顯著紀傳而本志不收此非當時之遺漏必其本志有殘佚不全者矣

按本志不載之書見于傳記可攷者有三百餘部予已別輯拾補六卷詳見拾補叙錄中

又曰鄭樵校讎諸論于漢志尤所疎略蓋樵不取班氏之學故也然班劉異同樵亦未嘗深考夫劉略班志乃千古著錄之淵海而樵譏班固叙儒家混入太元法言樂箴三書總謂之揚雄所序三十八篇謂其胸無倫次然班固自注太元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是樂與箴本二書也樵誤以爲一書又謂樂箴當歸雜家是樵直未識其爲何物而强爲之區類矣以此譏正班

固所謂楚失而齊亦未爲得也

按楚實未見其失齊則失之于鹵莽

又曰劉向所叙六十七篇部于儒家此劉歆七略所收班固因而效之因有揚雄所序三十八篇樵譏班固混收揚雄爲無倫類而謂班氏不能學七略之證不知班氏固效劉歆也乃于歆之創爲者則故縱之固之因仍者則酷斷之甚矣人心不可有偏惡也

又曰鄭樵譏漢志以司馬法入禮經以太公兵法入道家疑爲非任宏劉歆所收班固妄竄入也鄭樵深惡班固故爲是不近人情之論凡意有不可者不爲推尋本末有意增刪遷就强坐班氏之過按司馬法班固自注出之兵權謀中而入于禮樵固無庸存疑似之說又班志稱軍禮司馬法樵刪去軍禮二字謂其入禮之非不知司馬法乃周官職掌此等叙錄最爲知本之學班氏獨于此處能具別裁樵顧深以爲譏此何說也又班氏志僅稱太公並無兵法二字樵據有兵八十五篇故樵得以稱兵法以快其說而樵又增益之謂其入于道家之非不觀班固自注尙文本有道者又于兵權謀下注省伊尹太公諸家則劉氏七略本屬兩載班固不過爲之刪省重複而已非故出于兵而强收于道也且兵刑權術皆本于道先儒論之備矣况二百三十七篇之書今既不可得見樵何所見聞而增刪題目以謂止有兵法更無關于道家之學術耶

按此謂班氏刪省重複非故出于兵而强收于道最爲切實之論按班氏刪省兵書凡十家伊尹太公管子鶡冠子重複于道家孫卿子陸賈重複于儒家蘇子蒯通重復于縱橫家淮南王重複于襍家墨子重複于墨家

又曰鄭樵譏漢志以世本戰國策秦大臣奏事漢著記爲春秋類是樵未嘗知春秋之家學也漢志不立史部以史家之言皆得春秋之一體附著春秋最爲知所原本又國語亦爲國別之書同隸春秋樵未嘗譏正國語而但譏國策是則所謂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也

按樵之意不及國語者以國語有春秋外傳之名又見隋唐志皆入春秋類故也

又曰焦竑撰國史經籍志其糾謬一卷譏正前代著錄之誤其糾漢志一十三條似亦不爲無見特竑未悉古今學術源流不于離合異同之間深求其故而觀其所譏乃是僅求甲乙部次苟無違越而已如以周書入尚書爲非改入雜史之類其意蓋欲尊經而實則不知古人類例

按此言不爲無見意在尊經皆非也云不知古人類例則確中其病

又曰論六藝略者必參觀于儒林列傳猶之論諸子略必參觀于孟荀管晏老莊申韓列傳也他如詩賦略之鄒陽枚乘相如揚雄等傳兵書略之孫吳穰苴等傳術數略之龜策日者等傳方技略之扁鵲倉公等傳無不皆然史家存其部目于藝文載其行事于列傳所以爲詳略互見之例也藝文一志實爲學術之宗明道之要而列傳之與爲表裏發明

按此特言其大略耳論其發明則列傳之外紀志書表皆有可以互證之處若其隱僻之書則難求之諸子百家亦有所不能盡數術五行家多前人所未言則難之尤難者　又諸子兵書數術三略中書多散見于呂氏春秋淮南子特無從辯析耳

又曰陰陽家公檮生終始十四篇在鄒子終始五十六篇之前而班固注云公檮傳鄒奭始終書豈可使創書之人居傳書之人後乎

按鄒衍非創書之人本注鄒衍二字實黃帝之誤詳見本條

又曰陰陽家閭邱子十三篇將鉅子五篇班固俱注云在南公前而其書俱列南公三十一篇之後亦似不可解也

按古人之書多不出本人之手皆門弟子傳其學所輯錄七略據其成書之先後為次故有似乎襍亂實則倫貫有敘也

又曰墨家隨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班固俱注墨翟弟子而敘書在墨子之前我子一篇劉向別錄云為墨子之學其時更在後矣敘書在隨巢子之前此亦理之不可解者或當日必有錯誤也

按墨子書中稱子墨子亦墨氏之徒所錄其徒衆幾徧天下增長附益其書者不知凡幾至其成書之時已在隨巢胡非我子之後故七略以之為墨家之殿

又曰漢志分藝文為六略每略又各別為數種每種始敘列為諸家大綱細目互相維繫法至善也每略各有總序論辨流別義至詳也唯詩賦一略區為五種而每種之後更無敘論不知劉班之所遺耶抑流傳之脫簡耶今觀屈原賦以下二十家為一種陸賈賦以下二十一家為一種孫卿賦以下二十五家為一種名類相同而區種有別當日必有其義例今諸家之賦十逸八九而敘錄之說闕焉無聞非著錄之遺憾歟若襍賦與襍歌詩二種則署名既異觀者猶可辨別第不如五略之有敘錄更得詳其源委耳

按詩賦各分以體無大義例故錄略不為小序而班氏因之不盡由于疎漏也當班氏時

別錄七略二十七卷之書殺青未久傳寫殆遍亦既家喻戶曉矣其入史者唯力求簡要
存其大綱初不自以為義盡于此也

又曰詩賦前三種之分家不可攷矣其與後二種之別類甚曉然也三種之賦人自為篇後世別集之體也襍賦一種不列專名而類聚為篇後世總集之體也歌詩一種則詩之與賦固當分體者也就其例而論之則第一種之淮南王羣臣賦及第三種之秦時襍賦當隸襍賦條下而猥廁專門之家何所取耶按其所以附麗之故則以淮南王賦列第一種而以羣臣之作附于其下所謂以人次也秦時襍賦列于荀卿賦後孝景皇帝頌前所謂以時次也夫著錄之例先明家學同列一家之中或從人次或從時次可也

按詩賦前三種各以體分非竟不可曉也詳見本篇

又曰書有同名而異實者必著其同異之故而辨別其疑似焉兵形勢之尉繚與襍家之尉繚同名兵陰陽之孟子與儒家之孟子同名師曠與小說家之師曠同名力牧與道家之力牧同名技巧之伍子胥與襍家之伍子胥同名著錄之家皆當別白而條著者也若兵書之公孫鞅與法家之商君名號雖異而實為一人亦當著其是否一書

按此皆以力求簡略故有所不暇及又以有別錄七略二書在故亦有所不必詳

按章氏之書大旨以官師法守之說欲使古今典籍溯其根源而悉從其類其例謂之重複互注裁篇別出如謂易部古五子當互見術數之五行類災異孟氏京房當互見術數之襍占類書部劉向許商五行傳記當互見五行詩部韓詩外傳當互見春秋禮部中庸

說當互見儒家樂部雅歌詩當互見詩部春秋董仲舒治獄當互見法家此重複互注之法也謂書之無逸詩之豳風大戴記之夏小正小戴記之月令爾雅之釋草管子之牧民呂氏春秋之任地諸篇俱當冠于農家之首此裁篇別出之法也又謂儒家周政周法附之禮經高祖傳孝文傳鹽鐵論附尚書虞氏呂氏春秋于長天下忠臣劉向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附春秋其意蓋欲于簿錄之中兼用類書之體使其自著一書則發凡起例無所不可若以例班氏之志則支離破碎多見其煩瑣無當者矣其書議論多而考證少今取其于是志相發明者錄十四條如右

新議條理叙例

自別錄七略東觀仁壽閣新記亡而藝文志之書不可攷自魏中經晉新簿齊七志梁七錄亡非特藝文志書不可攷即欲求魏晉六朝人之依仿論述循流而作者亦渺不可稽矣（鄭默荀勗王儉阮孝緒四家之書皆本七略之例小變之）嗚呼班氏之志藝文也在當日不過節七略之要爲史家立其門戶初不自以爲詳且盡也今欲求周秦學術之淵源古昔典籍之綱紀舍是志無由津逮焉宋以來考證是志者唯王深寧氏所得爲多然其學非顓門例多駁雜誠如西莊王氏所謂本源之地未曾究通不得要領者其于全書僅得十之三四耳然使後之人尋流溯源引伸觸類未始不以其書爲先聲之導則其有功于是志亦何可輕也哉

朝講求漢學實事求是乾嘉碩彥著作如林考据之家于斯爲盛然于是志大率不過數條而止未有爲全書解釋者余嘗讀是志苦于急索解人不得時欲爲之疏通證明也久矣昔年爲

藝文拾補之輯因而推求義例竊見端緒每有關涉即便疏記罔羅既久蓄稡稍多于是經營草創條分縷析左右采獲部署後先亦既粗具頭角略有眉目矣然而欲見之書每懷靡及失考之處多所未安知不免于得失參半難以言夫毫髮無憾者已夫劉班作述創製體裁六藝具有師承率由不越諸子非無蹤徑緣起可推詩賦五種之分篇略可知其類例兵書十家之從省乃除去其複重數術多端唯五行一門尤難尋究方技四體而房中一術自昔棄捐記載之文或多或少考訂之說亦有亦無大抵流傳素著者雖千萬言不能窮泯沒無聞者即一二語不可得故昔人于此亦以無從取證頗多疑似之辭非好為望文生解亦非所謂鑿空虛造也蓋既不得其旨歸而存其近似有所商榷庶幾後人觸發旁通得以反覆而證明之總勝于不著一字使人無迹可尋也或以是為不能闕疑則亦非校經改字大負昔人微顯闡幽之旨矣班氏文注根據七略此所錄一字不遺他如顏氏集注王氏考證則不能不有所取裁先以撰人姑末次及本書源流無可徵引者或自為之說有所心得者則附著于篇所不解者十之一二而求其切理饜心窮不可易者率不過十之六七而已是志也一篇之中各有章段不著讀者莫不以為棼亂其實部次井然皆有條理班立法善之善者也其後附經籍志類中分類未嘗不師資于此隋志于四部之中略仿漢志之體故每見古誼此史法之權輿亦簿錄家之圭臬或者不察多致譏訕咸不得其本意今即以條理名者為分條董理還其本來自有之條理云爾是為序

今本分條實多荒謬班氏舊例不如是也今已流傳日久不復更張悉依其所分條數為之解釋而各疏其分析割裂之誤其有一條誤連數家之書者則依次先敘撰人而後又依次及其

本書

班氏注文或爲大字或爲小字其例不一此亦後來校刊者之失非其本然也武進莊氏輯籍足徵錄皆一律改爲大字頗得體要今從之以醒眉目

玉燭寶典開元占經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凡所引述皆冠著書名于各條之首此古法如是今從其例分注條下者乃輯書之法非通例也

諸所引書分條排比或以時代先後爲次或以事類聯貫爲次不一例低一字者皆是也案說及附案皆低二字以此爲別

諸書有見于釋文敘錄及隋唐宋史志者是爲碩果僅存不可多得故備錄于篇隋志所載猶近乎古其天文五行醫方三類與本志數術方技彙屬同其流別因並取以爲旁證

世本及劉向別錄劉歆七略桓譚新論鄭康成三禮目錄六藝論應劭風俗通姓氏篇皇甫謐帝王世紀之類皆有諸家輯本行世輯本猶之殘本與本書無甚異凡所引據不復著其所出

廣徵博采累牘連篇祇益紛繁無關實際編屏秖浮冗節存精要而篇葉已如許初欲以每略爲卷今六藝諸子二略卷袠過重乃折爲上下卷其下四略各爲一卷編八卷釐爲六册凡六藝二册諸子二册詩賦兵書一册數術方技一册

本書著錄之外見于經史諸子傳記者王深寧氏但略存二十七部附入考證提要詆爲蛇足且亦多所遺漏未爲詳盡今輯自周秦以來迄于王莽凡三百一十七部依六略編次爲六卷先已成編與是編撰人始末不無重複然亦各有關涉之處不嫌詳略互見焉是爲例

光緒壬辰歲孟夏之月山陰姚振宗學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一之上

本書敘傳

虙羲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纂書刪詩綴禮正樂彖系大易因

遭世罔弘羣言紛亂諸子相騰秦人是滅漢修其缺劉向司籍九流以別爰

述藝文志第十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橫眞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師古曰輯與集同輯略謂諸書之總要刪其要者刪去浮冗取其指要也 王應麟曰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奏上輒言臣向與長水校尉臣參書大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青風俗通云劉向典校書籍皆先書竹爲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隋志歆嗣父業乃徙溫室中書于天祿閣上寫爲七略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

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

顏師古集注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

本書儒林傳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五傳至齊田何子裝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

田生授梁丁寬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邱賀繇是易有施孟梁邱之學

又曰施讎字長卿（按漢書儒林傳注引漢書字子卿）沛人也沛與碭相近讎爲童子從田王孫受易後讎徙長陵田王孫爲博士復從受業與孟喜梁邱賀並爲門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及梁邱賀爲少府事多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問讎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于是賀薦讎結髮事師數十年賀不能及詔拜讎爲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于石渠閣

又曰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使喜從田王孫受易舉孝廉爲郎曲臺署長病免爲丞相掾

又曰梁邱賀字長翁琅邪諸人也以能心計爲武騎從太中大夫京房受易房出爲齊郡太守賀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賀爲都司空令坐事論免爲庶人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師古曰爲諸侍中說易爲教授）以召賀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爲郎會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爲大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爲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終官（按儒林傳本文劉向別錄儒鳴中之文而據記凡使事蓋從漢記載劉向典校經傳考集異同云云參取別錄中之說而謝諸不完不知儒林傳所據非借故去彼取此）

本志敘曰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無咎悔亡

宋王應麟漢志考證孔穎達曰十翼謂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今易乾卦至用九卽古易之本文秦漢之際易亡說卦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之後漢荀爽又得八卦逸象三十有一（按今見釋文）東萊呂氏因晁氏參考傳記復定爲十二篇乃復

孔氏之舊又曰許氏說文稱易孟氏其文多異

按志于一篇之中各有章段此三家經自爲一段冠諸篇首七略當分別著錄而各繫以說隋志簿錄篇所謂剖析條流各有其部者是也班氏立志力求簡要故總爲一條其下書詩禮春秋孝經並同此例唯論語則從七略分著三條也

易傳周氏二篇字王孫也

本書儒林傳田何授雒陽周王孫著易傳數篇

又曰丁寬事田何學成東歸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

秀水朱彝尊經義考引一桂曰丁寬師田何而復師其同門之友以受古義可謂見善如不及者矣

按史漢儒林傳及荀悅漢紀所引劉向別錄載田子莊傳易弟子皆以東武王同爲首周王孫次之此以周氏列易傳之首者則以其書皆古義故也

服氏二篇

劉向別錄服氏齊人號服光（據釋文引作服先謂服先生也漢人常有是稱先字疑誤）

本書儒林傳田何授齊服生著易傳數篇

後漢應劭風俗通姓氏篇服氏周內史叔服之後以字爲氏武威張澍輯注曰澍按國策客有見人于服子漢藝文志易家有服光光一作先

楊氏二篇名何字叔元淄川人

史記儒林傳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同傳淄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爲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于楊何之家

本書儒林傳田何授東武王同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徵爲大中大夫又傳贊曰初唯有易楊

王氏攷證太史公司馬談受易于楊何晁氏曰漢之易家蓋自田何始何而上未嘗有書學官自楊何始所謂易楊者是也

蔡公二篇衛人事周王孫

經義考曰蔡公名字未詳

歷城馬國翰玉函山房輯本序曰李鼎祚集解虞翻引彭城蔡景君說則蔡氏漢人在翻前藝文志有蔡公易傳二篇注衛人意景君即蔡公始衛人而官彭城虞氏稱其官號如南郡之稱馬融長沙之稱賈誼歟隋志不載書佚已久集解引心一節朱震漢上易叢說推廣其卦變之說一家法度猶存並據輯錄

按虞氏稱彭城蔡景君不云蔡公彭城景君馬氏以此蔡公當之恐未然然史漢儒林傳皆不載其人別無可考姑存其說[illegible]

韓氏二篇名嬰

本書儒林傳詩家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于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于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

後漢王充論衡骨相篇韓太傅爲諸生時與相工俱入璧雍之中相璧雍弟子誰當貴者相工指倪寬曰彼生當貴秩至三公韓生謝遣相工通刺倪寬結膠漆之交盡筋力之敬徙舍從寬深自附納之寬嘗甚病韓生養視如僕狀恩深踰于骨肉後名聞于天下倪寬位至御史大夫州郡承旨召請擢用舉在本朝遂至太傅按韓生仕事不概見論衡所稱擢用至太傅在倪寬爲御史大夫之後是武帝元封以後之事與史記景帝時爲太傅不合或武帝時又爲常山王傅史略之歟

王氏考證蓋寬饒封事引韓氏易傳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按韓詩外傳間有引易文者亦韓氏易也

王氏二篇名同

本書儒林傳田何授東武王同子中著易傳數篇同授淄川楊何史記儒林傳云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

王氏考證晁氏曰漢易家者書自王同始

丁氏八篇名寬字子襄梁人也

本書儒林傳田何授東武王同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

又曰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寬爲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

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景帝時寬爲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

又曰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于丁將軍傳至相

王氏考證艾軒林氏曰先秦之爲易者未有及義理也自田何而後章句傳說多矣

經義考何喬新曰丁寬作易說三萬言而訓詁之學興 馬氏玉函山房佚輯韓氏丁氏易傳本各二卷以子夏易傳七略有韓氏易傳之文中經籍志有丁寬作之語于及全抄子夏易傳以爲韓氏丁氏易傳皆七略言韓嬰易傳左氏春秋傳有隋倉中經簿錄丁寬作者乃疑何之說又有以爲馯臂子弓作者何不省又抄一本以爲子弓易傳于先太史空不可據故概不復錄

按以傳易先後言之則丁寬當在服生之前然詳究類例又似以成書先後爲次此則非見本書不能定或七略舊第本來如此

又按自周氏至此凡七家皆蒙上文易傳二字志欲其簡故省文舊本文相連屬如隋志之體明天順五年桔若馮讓重修福唐郡庠宋版猶存其行款至嘉靖十六年廣東崇正書院重修宋本則唯存易禮如舊款 吾此類頁獨是宋舊款 餘皆同今本知今本分條排比始于正嘉之時而又不能逐條簽訂故多有分析不明之處 顧篇與分條似乎無大出入可以互通斷不知各有義例也如此篇易傳二字贓斷篇可以包下文七家之書若欲爲分條則不相屬矣

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

劉向別錄所校讎中易傳古五子書除複重定著十八篇分六十四卦著之日辰自甲子至

于壬子凡五子故號曰五子

本書厤志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所受以生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孟康曰六甲之中唯甲寅無子故有五子

武英殿校刊考證臣召南曰按易有先甲後甲先庚後庚三日之文然古人說易未有以甲子配卦爻者在漢藝文志有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然則後世言易以六辰定六爻亦不自京房始也

鄞縣全祖望讀易別錄曰古五子十八篇漢志誤入經部班固曰說易陰陽案此即納辰之例

馬國翰輯本序曰周易古五子傳隋志不著錄佚已久考漢書律歷志引傳曰日有甲六辰有五子之語下又引易九厄孟康注曰易傳也中言陰九陽九陰七陽七陰五陽五陰三陽三皆以陰陽之數推歲以定水旱之災如淳注積等甲子甚詳此蓋古五子傳之佚文漢魏人及見而引述之茲據補錄又吳都賦注引易說陽九一事併采錄之古帙雖亡猶可補綴而得其大要云

淮南道訓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

劉向別錄所校讎中易傳淮南九師道訓除復重定著十二篇淮南王聘善爲易者九人從之采獲故中書署曰淮南九師書按此云十二篇或衍十字或本志脫十二字無以詳知

劉歆七略易傳淮南九師道訓者淮南王安所造也

王氏考證張平子思玄賦文君爲我端蓍兮利飛遯以保名注遯上九曰飛遯無不利淮南九師道訓曰遁而能飛吉孰大焉曹子建七啓飛遯離俗注亦引之並以肥爲飛文中子謂九師興而易道微隋志已無其書

經義考曰陸氏釋文于肥遯遯下㩀諸卦其所引稱師者當即九師本而鴻烈解引易曰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此則道訓之序卦傳文矣

馬國翰輯本敘曰九師不詳何人高誘淮南鴻烈解序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于是遂與蘇飛李尙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云云然則道訓之九師亦其流也陳氏書錄解題以荀爽九家當之誤矣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經義考謂鴻烈解引易卽道訓茲據其說采淮南書中諸引易語輯爲一卷聊存道訓之遺（金谿王謨漢魏遺書鈔本僅存數條案當與九家易闌入之後）

古樣八十篇樣災異三十五篇神輸五篇圖一

劉向別錄神輸者王道失則災害生得則四海輸之祥瑞

本書谷永傳永對災異曰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草蕃滋符瑞並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湎荒淫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上天震怒災異屢降

全祖望讀易別錄曰古集易八十篇集災異三十五篇神輸五篇之類皆並說陰陽災異及

古驗之屬漢志誤入經部（據金氏之古五子及此三書皆漢志誤入經部者欲依續以訪隋錄義考其遺有在某家某志時量置之不甚可也）

按本書儒林傳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此雜異三十五篇蓋卽其類漢時傳授有孟喜焦贛京房及沛人高相諸家圖一者卽神輸圖亦卽祥瑞圖班固白雉詩靈篇兮披瑞圖蓋卽指此漢人嘗用以爲殿閣圖畫後漢書以勒石如麒麟鳳皇碑之類是也隋志五行家有瑞應圖祥瑞圖各若干卷其原蓋出于此

又按此當以古雜八十篇爲一家雜災異三十五篇爲一家神輸五篇圖一爲一家舊本文相連屬乃分條刊刻者以淮南道訓之下有班氏注文此條之下亦有顏氏引別錄文遂以爲一條觀下文亦以有小注間隔者爲一條而不知此一條實有三家之書當分爲三條也刻書之家往往喜改舊本行款而明人尤甚此類是已

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說三篇京房段嘉十二篇

劉向別錄京房易說云月與星至陰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喩如鏡照日卽有影見月初光見西方望已後光見東皆日所照也

本書儒林孟喜傳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邱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于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喜爲丞相掾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

又儒林京房傳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爲延壽卽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

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爲異句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師古曰黨讀曰儻託之孟氏不相與同房以明災異得幸爲石顯所譖誅自有傳又傳贊曰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師[illegible]云京房[illegible]爲京氏事當立後[illegible]後漢施孟顯[illegible]京四家皆立[illegible]公[illegible]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學也

又京房列傳房字君明東郡頓邱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初元四年以孝廉爲郎數召見問得失建昭時出爲魏郡太守去月餘徵下獄棄市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死時四十一

又元帝本紀建昭二年冬十一月淮陽王舅張博魏郡太守京房坐窺道諸侯王以邪意漏泄省中語博要斬房棄市

又儒林梁邱賀傳子臨臨代五鹿充宗君孟爲少府劉奉世曰代當爲授

又京房列傳元帝時中書令石顯顓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經

又朱雲傳雲從白子友受易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邱易自宣帝善梁邱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齊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又佞幸石顯傳顯與充宗結爲黨友成帝即位數月顯免官徙歸故郡道病死諸所交結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百官公卿表元帝建昭元年尚書令五鹿充宗爲少府五年貶爲玄菟太守釋文敍錄曰代郡人

又儒林傳京房傳房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皆爲郎博士繇是易有京氏之學蘇林曰殷嘉東海人爲博士顏氏集注曰嘉即京房所從受易者也見劉向別錄釋文敘錄曰段嘉儒林傳作殷嘉

釋文敘錄京房章句十二卷七錄云十卷錄一卷目（按此下脫錄一卷二字）隋書經籍志周易十卷漢魏郡太守京房章句又云梁有周易錯八卷京房撰又五行家周易錯卦七卷逆刺一卷周易逆刺占災異十二卷周易占事十二卷周易占十二卷周易妖占十三卷周易飛候九卷又一部六卷周易飛候六日七分八卷周易四時候四卷又宋以來相傳易傳三卷易傳積算法雜占條例一卷（按史志散見京房傳凡十五部雜覆互見不可究詰要於是皆孟氏京房災異孟氏京房京氏段嘉八十九篇之數伏也）

王氏考證龜山楊氏曰以爻當期其原出于繫辭而以星日氣候分存諸爻易未有也其流詳于緯書世傳稽覽圖是也

武進張惠言易義別錄曰漢志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此京氏注孟也（按此說足以發人深省漢人注釋各自爲書不混本文此術據孟氏明非其所自得者合爲一篇由是推之則京氏段嘉亦段注京氏之書五鹿充宗略說亦本其師梁丘賀之書歟）

烏程嚴可均校輯序曰京氏易八卷無錫王保訓輯本也漢魏叢書有京氏易傳三卷王氏于三卷外采錄遺文得四萬許言尋以病卒于都下其同年友嚴可均理而董之正其訛補其闕仍分八卷繕寫而爲之敘曰易以道陰陽有陰陽即有五行孟喜受易家陰陽立十二月辟卦其說本于氣以準天時明人事授之焦贛焦贛又得隱士之說五行消復授之京房京房兼而用之長于災變布六十四卦于一歲中卦直六日七分迭更用事以風雨寒溫爲

候各有占驗獨成一家孝元立博士迄東漢末費直行而京氏衰晉代猶有傳習者至隋唐歷宋入明而漢志之八十九篇僅存三卷蓋京氏學久廢絕矣今輯易傳易占飛候五星風角等篇雖京氏占候不盡此亦大端具矣然余爲之深惜者京氏章句亡于唐宋今輯章句僅寥寥五十五事曾不如占候之大端具也所爲望古而慨然者也元和惠棟易漢學平湖孫堂漢魏廿一家易注及張氏易義別錄王氏漢魏遺書鈔馬氏玉函山房輯佚書有京氏易章句本王氏附錄無七十難其失實古候附會張氏所訂八卷爲編矣

按此當以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爲一家五鹿充宗略說三篇爲一家京氏段嘉十二篇爲一家分條刊刻者不能釐別但以前後有注文間隔者爲條而不知此一條亦有三家之書也又五鹿充宗爲梁邱家學襍入京房內殊無倫類儒林傳有梁邱臨學行京房法之謂乃魏郡太守京房所在此京房之術所謂曾行其法者行術京房舉古之法耳觀上文證更可信也若依舊本行款連綴而書則此爲孟氏梁邱氏京氏三家門徒之書自然倫貫有敘改爲一條別自起訖乃襍出不倫全無章法矣

又按自古五子至此凡八家皆古今襍說陰陽災異占候之書別爲一類又此八家皆有易傳之名乃易傳之別派亦統屬上文易傳二字特其中有分別耳

章句施孟梁邱氏各二篇

施氏孟氏梁邱氏各有經本始末見前

本書儒林施讎傳讎授張禹琅邪魯伯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魯伯授太山毛莫如琅邪邴丹此其知名者也繇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又儒林孟喜傳喜授同郡白光沛翟牧皆爲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學（翟[illegible]孟有白[illegible]之學[illegible][illegible]之說）又儒林梁邱賀傳子臨臨代（劉奉世曰代當爲授）五鹿充宗琅邪王駿充宗授平陵士孫張沛鄧彭祖齊衡咸繇是梁邱有士孫鄧衡之學又傳贊曰初唯有易楊手孝宣世復立施孟梁邱易

後漢書章帝本紀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詔曰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章懷太子注言雖承一師之業其後觸類而長更爲章句則別爲一家之學又儒林傳施孟梁邱京氏四家皆立博士

隋書經籍志漢初傳易者有田何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邱賀由是有施孟梁邱之學又有東郡京房別爲京氏學嘗立後罷後漢施孟梁邱京氏凡四家並立而傳者甚衆梁邱施氏亡于西晉孟氏京氏有書無師

釋文叙錄孟喜章句十卷無上經七錄云又下經無旅至節無上繫隋志周易八卷漢曲臺長孟喜章句殘闕梁十卷唐書經籍志周易十卷孟喜章句唐書藝文志周易孟喜章句十卷

馬國翰輯本序曰施氏章句今唯許愼五經異義引一節釋文漢上易引一事而已考本傳讎再傳爲彭宣漢書宣傳備有說鼎卦一節蓋述施氏義也又蔡邕石經易用三家經本釋文引石經止一條凡邕引易要是石經本字並據采輯爲一卷

又曰孟氏章句惟釋文及正義集解閒引之唐大衍歷議云十二月卦出于孟氏章句其說易本于氣而後以人事明之亦引孟說震坎離兌四卦義及六十卦用事配七十二候圖又

說文序易用孟氏而所著五經異義引孟京說又虞翻自言五世傳孟氏易則許虞二家所引與今易異者皆佚說也及蔡邕所引易並據輯錄簫爲二卷王謨輯本敍錄云今抄出說文二十五條釋文十一條集解二條詩正義一條禮記疏二條又惠氏黃氏孫氏馬氏各有輯本

又曰梁邱氏章句惟釋文覓陸引三家晉先心引石經外別無顯證考王駿從臨受易臨傳五鹿充宗充宗傳衡咸咸爲王莽講學大夫又後漢范升傳升上書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陰太守呂羌俱修梁邱易茲從宣元六王傳得王駿引易一篇王莽傳引易六篇范升傳引二篇蔡邕引七篇並据合輯爲一卷其易盛于東漢張興傳其學弟子著錄萬有餘人至西晉永嘉之亂與施氏易並亡矣

按此三家章句又別爲章段七略著錄當分別爲三條而各緊以詞志欲其簡故合幷爲一

又按此篇凡分四類其一經三家其二傳七家其三別傳八家其四章句三家其初當有限斷乙于其處傳久失之以下三十七篇並同此例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按此書十三家者師古十三篇錄十三篇中實有二十一家及古雜與孟氏京房不三家經與章句韓徐顧見當除去合并計算閱凡得所改家及當數與篇凡不因則自虞已然然則班氏所見或本如是之異此亦似分篇而劉者乃以篇數爲家數案在所收由二百九十四篇者以三家已顯各十二篇合三十六篇三家章句各二篇合六篇正如其數此皆有數可據不難覆定今卽按所載家數篇數篇數爲一十八家二百九十氏篇圖一

易曰宓戲氏仰觀象于天俯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際紂在上位天下物文王以諸候順命而行

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及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訖于宣元有施孟梁邱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 [illegible]

[illegible]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 [illegible]

劉向別錄曰五十八篇又曰戉夏書古文或誤以見為典以陶為陰如此類多 [illegible]

[illegible] 鄭玄敘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 [illegible]

本書劉歆傳歆移書太常博士曰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書有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臧於祕府伏而未發傳問民間則有膠東庸生之遺學 [illegible]

[illegible] 則安國已歿而其家獻之 [illegible]

史記孔子世家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

本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

茲多于是矣遭巫蠱未立于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常授虢徐敖敖授王璜平陵塗惲惲授河南桑欽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惲等皆貴顯又傳贊曰平帝時又立古文尚書

本志叙曰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尚書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

後漢書儒林傳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譚爲尚書古文學據此及劉歆者所云知尚書生然有古文尚書篇未得立又曰中興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四庫提要曰杜林所得西州古文實孔氏之本後馬鄭等去其無師說者十六篇正得二十九篇與今文所引尚可覆曾宗據史漢傳古文尚書者又有徐州刺史蓋豫一本見後漢儒林周防傳蓋自膠東庸生之後然于王璜塗惲授不絕而其類本可考見者凡三一中祕書即此所載是也二杜林漆書三蓋豫

經義考曰班固謂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攷諸史記于五帝本紀載堯典舜典文于夏本紀載禹貢皋陶謨益稷甘誓文于殷本紀載湯誓高宗肜日西伯勘黎文于周本紀載牧誓甫刑文于魯周公世家載金縢無逸費誓文于燕召公世家載君奭文于宋微子世家載微子洪範文凡此皆從安國問故而傳之者乃孔壁之眞古文也然其所載不出伏生口授二十八篇若安國所多二十五篇之書史記未嘗載其片語唯于湯誥載其辭是則湯誥之眞古文也又于秦誓載其辭是則秦誓之眞古文也合之安國作傳之書其文迥別何以安國作傳與授之史公者各異其辭宜其滋後儒之疑矣

又曰按古文尚書晉唐以來未有疑焉疑之自吳才老始而朱子大疑之其後吳幼清趙子昂王與耕鄭瑗疑之至明而梅氏之讀書譜羅氏之尚書是正則排擊亦多衞近山陽閻百詩氏復作古文尚書疏證其吹疵摘繆加密而蕭山毛大可氏特著古文尚書寃詞以雪之合兩家之說無異輸攻而墨守也

四庫提要曰考漢書藝文志敘古文尚書但稱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立于學官不云作傳而經典釋文敘錄乃稱藝文志云安國獻上書傳遭巫蠱事未立于學官始增得一傳字以證實其事

又曰史記漢書但有安國上古文尚書之說並無詔作傳之事

又曰古文尚書較今文多十六篇晉魏以來絕無師說故左氏所引杜預皆注曰逸書東晉之初其書始出乃增多二十篇初猶與今文並立自陸德明據以作釋文孔穎達據以作正義遂與伏生二十九篇混合爲一唐以來雖疑經惑古如劉知幾之流亦以尚書一家列之史通未言古文之僞自吳棫始有異議朱子亦稍稍疑之吳澄諸人本朱子之說相繼抉摘其僞徵彰然亦未能條分縷析以抉其罅漏明梅鷟始參考諸書證其剽竊而見聞較狹蒐采未周至　國朝閻若璩乃引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凡一百二十八條古文之僞乃大明

又曰梅賾之書行世已久其文本采掇佚經排比聯貫故其旨不悖于聖人斷無可廢之理而確非孔氏之原本則證驗多端近惠棟王懋竑等續加考證其說益明

吳縣江聲尙書集注音疏曰古文尙書多于今文十六篇曰舜典曰汨作曰九共曰大禹謨曰棄稷曰五子之歌曰胤征曰湯誥曰咸有一德曰典寶曰伊訓曰肆命曰原命曰武成曰旅獒曰畢命內九共分爲九別出八篇爲二十四篇

武進莊述祖載籍足徵錄古文經者孔氏尙書正義言鄭康成所注古文尙書篇目略云于二十九篇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一篇又泰誓二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按晉人誤以此二十四篇爲張霸僞書）爲五十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廿一武成廿二旅獒廿三冏命廿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蓋二十九卷增益十六卷序一卷凡四十六卷其五十八篇建武之際亡武成一篇故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但鄭既不爲二十四篇作注則其篇目或見于書贊或見于百篇序注皆不可攷馬融亦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蓋篇目雖存第相傳爲秘府古文焉鄭皆未必實見其書也

按釋文敘錄隋經籍志大抵皆據僞孔安國書序僞家語後序孔叢子之文以爲之說誤以梅賾之書爲眞古文經并誤以其傳爲眞古文傳皆以爲眞出孔安國故今不具載而僅錄經義考及提要諸家考證之文如右俾知此經與今本尙書不相涉也

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三十二卷

史記儒林傳言尙書自濟南伏生又曰伏生者濟南人也（張晏曰名勝伏生碑云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

時欲求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據此似及之誤)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于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于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教千乘兒寬張生亦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

本書鼂錯傳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廼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

劉向別錄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illegible])

(集正義云百篇次第之序孔鄭不同鄭以賈氏所奏別錄爲次孔以壁中有百篇之序)

劉歆七略尚書直言也(一引作讀言)始歐陽氏先名之大夏侯小夏侯復立于學官三家之學于今傳之尤爲詳又曰孝武皇帝末有人得泰誓于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因傳以教今泰誓篇是也又曰尚書有青絲編目錄(又按齊太常博士曰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

本書列傳夏侯始昌魯人也族子勝字長公別爲東平人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徵爲博士光祿大夫宣帝立太后省政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以議武帝廟樂劾奏下獄因大赦出爲諫大夫給事中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官勝從父子建字長卿師事勝爲議郎博士至太子少

傳又儒林傳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從兄子建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又曰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兒寬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于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由是尚書有歐陽學

本志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又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于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 隋志[illegible]孔子觀[illegible] 爲之序各陳作者所由近雜引書序鄭玄馬融注讖曰孔子所作依據文也百篇凡六十三序

王充論衡正說篇尚書本百篇遺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孝景皇帝時鼂錯往從受尚書二十八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鼂錯傳于倪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 隋籍志亦云伏生口傳二十八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

經義考熊朋來曰晁錯所受伏生以漢隸寫之故曰今文凡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得泰誓一篇故藝文志稱二十九篇朱彝尊曰今文尚書伏生所授止二十八篇故漢儒以擬二十八宿然史記漢書俱稱伏生以二十九篇教于齊魯之間馬班古之良史不應以非生所授之泰誓襍之其中也故王肅云太誓近得非其本經竊疑生所敎二十九篇其一篇乃百篇之序故馬鄭因之亦總爲一卷惟隸藝文志云經二十九卷後儒遂以泰誓篇混入附

江聲集注音疏曰六藝定于孔子皆殘而後興而尚書之殘爲尤甚漢興伏生以二十八篇教于齊魯之閒後歐陽氏分盤庚爲三爲三十篇武帝時得太誓以合于伏生之書共爲博士之業故漢志載夏侯尚書二十九篇歐陽尚書三十二篇其篇目曰堯典一皋陶謨二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牧誓十洪範十一金縢十二大誥十三康誥十四酒誥十五梓材十六召誥十七洛誥十八多士十九無逸二十君奭二十一多方二十二立政二十三顧命二十四費誓二十五呂刑二十六文侯之命二十七秦誓二十八合以盤庚上中下多出二篇又泰誓一篇書序一篇

按古文經及此三家經舊本連屬而書故此一條可以彙上文尚書二字言古文不言今文者其義自見也乃分條刊刻者以此條前後皆有注文間隔遂又分爲一條而不知文相屬此又連篇不可强改分條之證

傳四十一篇

鄭康成序曰蓋自伏生也伏生爲秦博士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受之音聲猶有譌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而又特撰其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向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至康成始詮次爲八十三篇按此據玉海藝文所載蓋即中興書目所錄鄭書序之文而後人誤爲今本之序

釋文叙錄尚書大傳三卷伏生作隋經籍志尚書大傳三卷鄭玄注唐經籍志尚書暢訓三卷伏勝注唐藝文志伏勝注大傳三卷又暢訓一卷宋史藝文志伏勝大傳三卷鄭玄注

崇文總目尚書大傳三卷漢濟南伏勝撰後漢大司農鄭玄注伏生本秦博士以章句授諸儒故博引異言授受援經而申證云

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曰今本四卷首尾不倫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曰凡八十三篇未必當時本書也

四庫提要曰尚書大傳四卷補遺一卷舊題漢伏勝撰實則張生歐陽生等所述特源出于勝爾非勝自撰也其文或說尚書或不說尚書大抵如詩外傳春秋繁露與經義在離合之間而古訓舊典往往而在第三卷為洪範五行傳首尾完具漢代緯候之說實由是起第四卷題曰略說是其子目王應麟玉海析而二之非也惟所傳二十八篇無泰誓而此有泰誓傳又九共帝告歸禾揜誥皆逸書而此書亦皆有傳蓋伏生畢世業書不容二十八篇之外全不記憶特舉其完篇者傳于世其零章斷句則偶然附記于傳中亦事理所有固不足以為異矣

王謨輯本敘錄曰近德州盧氏雅雨堂叢書有大傳四卷仁和盧學士文弨為撰考異一卷補遺二卷于後其序有云雖非隋唐以來之完書然闕佚殆亦尠矣以謨攷之則自隋唐後人所編輯之書蒐采略盡至于漢魏諸書中所引大傳殊多遺漏今惟就盧本更加考正凡字句有異同詳略悉分注本文下其餘闕者又自為補遺于末凡鈔出注疏八條白虎通二條風俗通二條羣輔錄一條山海經注二條水經注一條史記注二條後漢書傳一條文選注二條通典一條書鈔五條御覽二條廣韵一條路史注一條困學紀聞一條

按此亦以注文間隔而分爲一條若依舊例連屬而書則經傳相屬皆蒙上文尚書二字何等聯貫

歐陽章句三十一卷

本書儒林傳歐陽生事伏生授兒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爲博士高孫地餘長賓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爲博士論石渠元帝卽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少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濟南林尊事歐陽高爲博士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又傳贊曰初書惟有歐陽（百官表孝元永光元年侍中中大夫歐陽餘爲少府五年卒餘地少與此互異未詳孰是）

尚書大傳序曰伏生至孝文時年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學焉伏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而別作章句

莊述祖載籍足徵錄曰歐陽經三十二卷章句三十一卷其一卷無章句蓋序也

王謨輯本序錄曰漢志歐陽生尚書章句三十一卷說義二卷其軼猶時時見于他說今並鈔出書正義五條左傳疏一條周禮疏二條禮記疏二條史記注七條三國志注一條書鈔一條文選注一條困學紀聞三條石經四條（馬氏玉函山房亦有輯本一卷）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

本書夏侯勝傳勝從夏侯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簡卿（儒林傳云簡卿者兒寬門人也）又從歐陽氏問爲學精孰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爲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

百斤勝從父子建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顓門名經

又儒林傳周堪孔霸俱事大夏侯勝堪授許商霸傳子光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又曰張山拊事小夏侯建授李尋鄭寬中張無故秦恭假倉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又傳贊曰初書唯有歐陽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

又本志敘曰漢興伏生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迄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于學官

隋書經籍志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

王氏攷證七錄曰三家至西晉並亡其說間見于義疏葉氏曰自漢迄西晉言書惟祖歐陽氏鄭康成云歐陽氏失其本義郊祀志引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後漢輿服志永平二年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夏侯勝從歐陽氏問建師事勝及歐陽高然則大小夏侯皆歐陽之學（據馬氏玉函山房輯有三家章句本其文皆錄自所下同[illegible]者則摭及于當時諸儒孔光劉向李尋谷永輩所引尚書以充卷帙）

按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則解故亦當有各字或蒙上省文或傳寫佚敚或解故文簡本來合并爲一帙均無由攷見矣

歐陽說義二篇

經義攷曰按歐陽氏世傳書學說義二篇未經前儒注明不知作者

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

本書楚元王附傳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爲輦郎既冠以行修飭擢爲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即位爲散騎宗正給事中中廢十餘年成帝即位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以故九卿召拜爲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遷光祿大夫上方進于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秘書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據此似傳字之誤）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王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以向爲中壘校尉上數欲用向爲九卿輒不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又傳贊曰仲尼稱才難不其然歟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惟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此數公者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于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劉氏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

本志注曰劉向稽疑一篇（按洪範卜稽疑卽稽疑論也班氏當併入此書十一卷中）

宋書五行志序伏生創紀大傳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廣衍洪範休咎之文益備

隋書經籍志尚書洪範五行傳論十一卷漢光祿大夫劉向撰又曰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唐經籍志尚書洪範五行傳十一卷劉向撰唐藝文志劉向洪範五行傳論十一卷

經義考歐陽脩曰箕子陳洪範條其事爲九類別其說爲九章向爲五行傳乃取五事皇極庶徵附于五行

又葉適曰劉向爲王氏考災異著五行傳歸于切劘當世而學者以是爲格王正事

又趙楓生曰自大小夏侯明五行之後劉向遂著爲洪範五行傳論其書不可見而見于班固漢書五行志者皆其遺法也

王謨輯本敘錄曰五行志原本伏生尚書大傳兼採董仲舒劉向向子歆及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諸家之說而劉知幾史通乃云班氏五行志出劉向洪範趙楓生亦云是其遺法今從本志抄出向說百四十一條益以類聚初學記書鈔御覽凡若干條分爲上下二卷（按五行志兼有劉向歆說王氏并輯入五行傳何不分析而爲識歸乎）

許商五行傳記一篇

本書儒林傳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堪授長安許商長伯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善爲算著五行論曆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爲德行平陵吳章爲言語重泉王吉爲政事齊炔欽爲文學王莽時林吉爲九卿自表上師家（成引作家）大夫博士郎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

又五行志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

按許氏仕履以溝洫志公卿表攷之成帝建始時由博士爲將作大匠鴻嘉四年爲河隄

都尉永始三年由府丞遷少府後二年爲侍中光祿大夫綏和元年爲大司農數月遷爲

光祿勳表云四月遷而不見遷何官疑遷爲卒字

周書七十一篇周史記

顏師古集注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按此引劉向云誥誓號令之存者云云則顏氏之語也

隋志襍史篇周書十卷汲冢書似仲尼刪削之餘唐經籍志周書八卷孔晁注唐藝文志汲

冢周書十卷孔晁注周書八卷宋志別史類汲冢周書十卷誤以爲汲冢書詳見下方

唐劉知幾史通六家篇又有周書者與尚書相類卽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爲七十一章上

自文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恆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

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

也

宋黃震日抄曰周書自度訓至小開解凡二十三篇皆載文王遇紂事多類兵書而文澀難

曉自文儆至五權二十三篇載文王薨武王繼之代商其文間有明白者或類周誥自成開

解至王會解十三篇載武王崩周公相成王事間亦有明白者多類周誥自是有蔡公解史

記解穆王警戒之書也職方氏繼之與今周禮之職方氏相類芮良夫解訓王暨政臣之書

也玉佩解亦相類自周祝解至謚法解不知其所指終之以器服解而器服解之名多不可

句按古名書以解下題皆孔晁所無蓋雅訓說注本書以解字

元馬端臨文獻經籍考陳氏曰凡七十篇序一篇在其末今京口刊本以序散在諸篇以彷孔安國尚書相傳以爲孔子刪書所餘未必然也文體與古文不類似戰國後人放傚爲之者

又巽岩李氏曰隋唐志皆稱此書得之汲冢孔晁注解或十卷或八卷大抵不殊按劉向班固所錄並著周書七十一篇且謂孔子刪削之餘而司馬遷記武王克殷事與此合必班劉司馬所見者也繫之汲冢失其本矣書多駁辭宜孔子所不取抑戰國處士私相綴緝託周爲名孔子亦未必見

又後村劉氏曰埴子止謂其紀錄失實李仁甫謂書多駁辭按中間所載武王征四方俘商寶玉云云皆荒唐誇誕不近人情非止于駁而已

王氏攷證今本凡七十篇始于度訓終于器服晉孔晁注篇目比漢但闕其一唐大衍曆議曰七十二候原于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謚法則此書第五十四篇也

又玉海藝文曰按晉書束晳傳及左傳正義引王隱晉書並云竹書七十五篇其篇目皆不言周書則繫周書于汲冢其誤明矣

經義考郭棐曰古書自六籍外傳者蓋少矣劉向班固所錄則有周書七十一篇皆文武周公及穆宣幽靈之事度訓武稱開武祭公芮良夫玉佩諸篇即壁中書奚加焉謚法則周公之所制時訓則禁乃禮記所采王會博于鳥獸草木之名史記明于治亂興亡之跡卓有可

觀他篇益多誇詡詭譎其書出春秋戰國之前抑周之野史歟

又胡應麟曰周書多論紀綱制度叙事之文極少克殷數篇外唯王會職方二篇皆典則有法而王會襍以怪誕之文職方叙述嚴整過王會其規模體制足以識之夏商也又曰周書卷首十數篇後序皆以文王作而本解絕無明據且詞與書體不合蓋戰國纂集此書者所作攙入之冠王于篇首也

又劉大櫆曰六經而下求其文字近古而有裨于性命道德文武政教者恐無以踰于此

又姜士昌曰其事則文武周公其文詞則東周以後作者不逮也自六藝以下文詞最質古者無如是書與周髀穆天子傳諸篇而是書深遠矣

四庫提要曰陳振孫稱凡七十篇叙一篇在其末則篇數與漢志合舊本載嘉定十五年丁黼跋反覆攷證確以爲不出汲冢斯定論矣所云文王受命稱王武王周公私計東伐俘馘殷遺暴殄原獸輦括寶玉動至億萬三發下車懸紂首太白又用之南郊皆古人必無之事振孫以爲戰國後人所爲似非無見然左傳引周志引書其文皆在今書中則春秋時已有之特戰國以後又輾轉附益故其駁襍耳究厥本始終爲三代之遺文不可廢也近代所行之本皆闕程寤秦陰九政九開劉法文開保開八繁箕子耆德月令十一篇餘亦文多佚敓李燾跋稱斷爛難讀則宋本已然矣

議奏四十二篇宣帝時石渠論

本書宣帝紀甘露三年三月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

臨次焉

又儒林傳歐陽生曾孫高高孫地餘長賓爲博士論石渠又曰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也事歐陽高爲博士論石渠又曰周堪字少卿齊人也事大夏侯勝爲譯官令論于石渠經爲最高

又曰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授陳留假倉子驕以謁者論石渠

按此篇凡分四段古今文經爲一段傳及章句解故說義爲一段五行傳記兩家爲一段

周書及議奏爲一段

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劉向稽疑一篇師古曰此凡言入者謂七略之外班氏新入之也其云出者與此同按所載凡十五家其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已見上經本其後章句解故說義當除去六家正合九家之數其篇數則缺少十篇今校定當爲九家四百二十二篇

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于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閒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于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于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于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

語而可知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故書傳自孔氏　劉歆七略曰書以決斷斷者義之證也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于夫子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王氏考證隋志云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皆古文也史通亦以爲孔惠所藏朝又考師古所引二人書異侯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　又曰伏生大傳酒誥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其悅脫之文數七百餘字名曰中文尚書即此書文者異者七百有餘之事也　又按酒誥劉歆又賈逵傳劉宗始好古文尚書爲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歆與此皆古文讀禮爾雅亦今逵劉子駿父子先有是書也

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

本書儒林傳漢興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

又曰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宮呂后時浮邱伯在長安楚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元王薨郢嗣立爲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及戊立爲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授武帝初即位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輪駕駟迎申公以爲太中大夫病免歸數年卒

又楚元王傳元王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于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別去漢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爲二國立賈爲荊王交爲楚王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爲大夫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元王薨郢客嗣是爲夷王申公爲博士失官隨郢客歸復爲中大夫

又儒林傳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拜爲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即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疾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嬰有易傳見前易家本志叙曰三家皆立于學官

經義考朱倬曰魯詩起于申公而盛于韋賢齊詩始于轅固而盛于匡衡韓詩始于韓嬰而盛于王吉

魯故二十五卷

顏師古集注曰故者通其指義也它皆類此今流俗毛詩故訓傳改爲詁字失眞耳

本書楚元王傳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按詩傳即此魯故又疑則爲一書）本志叙曰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按此又與毛詩故訓傳則魯故與詩傳實爲一書）

又儒林傳申公歸魯居家教授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無傳疑疑則闕弗傳蘭陵王臧從申公受詩至郎中令代趙綰爲御史大夫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內史夏寬城陽內史碭魯賜東海太守蘭陵繆生長沙內史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膠東內史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于大夫郎掌故以百數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邱江公盡能傳之徒衆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李奇曰免中邑名也）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傳子玄成由是魯詩有韋氏學王式免中徐公及許生授張長安唐長賓褚少孫皆爲博士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

釋文叙錄魯詩不過江東隋經籍志漢初魯人申公受詩于浮邱伯作訓詁是爲魯詩又曰魯詩亡于西晉

王氏攷證晁氏曰詩有魯故韓故齊后氏故孫氏故毛詩故訓傳書有大小夏侯解故前人唯故之偁如此又後漢輿服志注引魯訓

魯說二十八卷

經義考曰按詩之有序不獨毛傳爲然說魯詩者亦有序楚元王受詩于浮邱伯劉向元王之孫按向元王四世孫實爲魯詩其所撰新序以二子乘舟爲伋之傅母作黍離爲壽閔其兄作列女傳以芣苢爲蔡人妻作汝墳爲周南大夫妻作行露爲申人女作邶柏舟爲衛宣夫人作燕燕爲定姜送婦作式微爲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大車爲息夫人作此皆本于魯詩之序也

王謨輯本敘錄曰漢志申公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讀案魯詩亡于西晉故隋唐二志俱不著錄今惟就諸書所引魯詩明文搜輯爲魯詩說凡鈔出詩正義一條禮記儀禮疏各一條公羊傳注爾雅注各一條漢書注三條後漢書注一條白虎通說文各一條石經殘碑五條又據王氏詩攷鈔出劉向列女傳九條新序二條說苑三條又據經義考鈔出蔡邕獨斷三十一條

馬國翰輯本序曰藝文志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王應麟輯三家佚說爲詩攷魯詩僅十四條攷儒林傳申公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又有韋氏學張唐褚氏之學今諸人可徵者孔安國有書傳論語說古文孝經傳韋玄成漢書本傳載其奏議褚少孫有補史記凡所引詩皆魯詩也又司馬遷從孔安國問古文尚書于申公爲再傳弟子史記引詩亦爲魯詩無

疑困學紀聞云魯詩出于浮邱伯以授楚元王交劉向乃交之孫（按向交之玄孫）其說蓋本魯詩經義考謂蔡邕石經悉本魯詩今獨斷所載周頌三十一章其序與毛詩雖繁簡有不同而其義則一云案石經魯詩殘碑載洪适隸續王氏詩攷取入魯詩他書亦當有引石經者由此推之邕所撰述其引用不與毛詩同皆魯詩也臧庸拜經日記云爾雅是魯詩之學又謂唐人義疏引某氏爾雅注卽樊光也其詩並與毛韓不同蓋本魯詩又謂王叔師楚辭章句所引詩或與毛韓不同與爾雅列女傳有合蓋魯詩也並據輯錄爲三卷（按馬氏此說子晉詩建侯據話嘻蓋亦可云竭心竭力而爲之者錄孔安國書傳孝經隋實非孔氏本眞似欠別擇）

按劉歆移書云孝文時詩始萌芽武帝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此魯說二十八卷依經本卷數編次不著撰人似卽爲雅爲頌劉向校定相合而成者歟其齊樸記韓說諸不著撰人名氏者亦此類也

齊后氏故二十卷

本書儒林傳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后倉字近君東海郯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倉亦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衡授琅邪師丹伏理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

釋文敘錄齊詩久亡隋經籍志曰齊詩魏代已亡

齊孫氏故二十七卷

王氏攷證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孫氏未詳其名

經義考孫氏大方齊故漢志二十七卷佚

齊后氏傳三十九卷

經義考曰按詩之有序不特毛傳爲然説韓詩魯詩者亦莫不有序詩必有序而後可授受韓魯皆有序齊詩雖亡度當日經師亦必有序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齊后氏傳三十九卷隋志云齊詩魏代已亡文獻通考云並逸藏書目有齊詩六卷疑後人依托爲之今其書亦不傳王應麟詩攷輯存十六節並及翼奉蕭望之匡衡伏理理子湛之説漢書地理志引子之營兮自土漆沮師古以爲齊詩者皆收入攷漢書敘傳述其家學云伯少受詩于師丹固父彪爲伯弟穉之子固其從孫也班氏世傳齊學故地理志引用齊詩據宋書志序云案續漢書梁鳳詩班氏固以爲志明帝所求爾班氏述之由此推之凡漢書中除紀傳所載詔策疏奏之類各錄本文外表志贊序出于班氏父子手筆所引皆齊詩無疑也後漢書班固傳云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今白虎通引詩有魯訓有韓內傳其引詩不言何家者以齊爲本故不復顯其姓名也並據輯補盦爲二卷引者多稱傳因總題齊詩傳也

長洲何焯義門讀書記曰藝文志敘云齊轅固爲之傳而齊詩止有后氏孫氏不及轅固按儒林傳固傳夏侯始昌始昌傳后倉則后氏故傳皆本諸轅固也

齊孫氏傳二十八卷

宋鄭樵通志藝文略曰按后孫之傳其亡已久必不可得今存其名使學者知傳注之門戶

也今之學者專溺毛氏由其不知有他之故

馬國翰齊詩輯本序曰藝文志齊孫氏故二十七卷孫氏傳二十八卷孫氏不知何人按漢志齊詩之有傳說始于后倉孫氏故傳蓋宗后氏也

按吳陸璣詩疏卷後載四家詩源流于齊詩中不及孫氏知孫氏故傳在三國時已微經義考承師篇洪氏傳經表亦皆無孫氏朱洪二家但依据儒林傳而未參攷藝文志故有此失

齊襍記十八卷

按此與春秋公羊襍記相類皆合衆家所記以爲一編劉氏錄略中當必有其姓名班氏略之今遂不可攷

韓故三十六卷

韓內傳四卷

韓嬰見前易家

本書儒林傳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由韓生又曰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吉授淄川長孫順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

釋文敘錄韓詩雖在人無傳者隋經籍志韓詩二十二卷漢常山太傅韓嬰薛氏章句又曰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唐經籍志韓詩二十卷卜商序韓嬰傳唐藝文志韓詩卜商序韓嬰注

二十二卷 四庫提要唐藝文志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是韓詩亦有序其序亦謂出子夏矣

經義考曰按詩之有序不特毛詩爲然說韓詩魯詩者亦莫不有序如關雎刺時也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蝃蝀刺奔女也黍離伯封作也雞鳴讒人也一作悅人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此韓詩之序也

又曰韓詩唯外傳僅存若白虎通風俗通三禮義宗大戴禮注初學記杜佑通典所引諸條皆內傳文也

王謨輯本敘錄曰韓詩內傳至宋已亡朱子嘗欲寫出文選注中韓詩章句未果王應麟因更爲韓詩攷猶多遺漏已別撰韓詩拾遺十六卷以綱羅諸內外傳放失茲不具錄祇仍據毛詩篇目略爲詮次凡鈔出釋文一百五十八條詩正義九條周禮正義五條禮記正義七條公羊傳注二條孟子音義一條爾雅注疏四條史記注五條漢書注五條後漢書注十六條文選注九十三條水經注一條說文一條玉篇三條廣韵一條白虎通二條類聚二條初學記六條書鈔一條御覽十一條玉海四條朱子詩傳一條董氏詩故六條 據董所引亦多有誤乃鄭父子說

如之又馬氏玉函山房輯佚書韓詩故二卷韓內傳一卷又薛氏章句二卷

韓外傳六卷

本志敘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隋書經籍志韓詩外傳十卷唐經籍志韓詩外傳十卷韓嬰撰唐藝文志韓詩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又外傳十卷宋藝文志韓詩外傳十卷漢韓嬰傳

王氏攷證太史公自序厥協六經異傳注如子夏易傳毛公詩及韓嬰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流

文獻經攷鼂氏曰此書稱外傳雖非其解經之深者然文辭淸婉有先秦風

又陳氏曰今所存惟外傳而卷多于舊書六卷今十卷蓋多襍說不專解詩不知果當時本書否也

又洪氏隨筆曰第二章載孔子南游適楚見處子佩瑱而浣乃令子貢以微詞挑之以是說詩漢廣游女之章其謬戾甚矣他亦無足言

經義考王應麟曰申毛之詩皆出荀卿子而韓詩外傳多引荀書又曰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托其師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爲正

又王世貞曰韓詩外傳襍記夫子之緒言與諸春秋戰國之說大抵引詩以證事而非引事以明詩故多浮泛不切牽合可笑之語蓋馳騁勝而說詩之旨微矣

又董斯張曰世所傳韓詩外傳亦非全書文選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佛典引外傳文今本皆無之

四庫提要曰自隋志以後卽較漢志多四卷蓋後人所分也其書襍引古事古語證以詩詞與經義不相比附故曰外傳所采多與周秦諸子相出入中間阿谷處女之類皆非事實又先後重見失于簡汰然其引荀卿非十二子刪去子思孟子惟存十子其取特爲有識又幽

絲雞卵之驗董仲舒取之爲繁露若皇王往之訓班固取之爲白虎通精理名言往往而有不必盡以訓詁繩也是書之例每條必引詩詞而未引詩者二十八條又吾語汝一條起無所因均疑有闕文文選注二事今本皆無之並疑有脫簡

嚴可均鐵橋漫稾曰韓詩外傳引荀子以說詩者四十餘事是韓嬰亦荀子私淑弟子也

韓說四十一卷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韓說四十一卷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今從漢書王吉傳正義禮疏釋文大戴禮注王氏詩攷諸引韓詩說韓詩說者凡若干條與韓故韓內傳別錄爲卷

按蔡義傳武帝時詔求能爲韓詩者徵義待詔上召義說詩甚說之按義之說或當在此四十一卷中

毛詩二十九卷

本書儒林傳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

本志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又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博士

鄭康成六藝論曰河間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曰毛詩（按漢書儒林傳云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

唐孔穎達正義曰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故石經書公羊傳並無經文毛亨爲故訓亦與經別

王氏攷證正義云毛爲詁訓與經別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按三家經各二十八卷此多出一卷者蓋詩序也）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本書儒林傳毛公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又傳贊曰平帝時又立毛詩

鄭康成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illegible]鄭注成公大毛公皆爲毛詩訓隋志以小毛公爲河間太守

吳陸璣詩疏曰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以其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萇爲河間獻王博士釋文敘錄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名萇爲河間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故不列於學

釋文敘錄孔子錄詩三百一十一篇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口以相傳未有章句又曰詩三百十一篇毛公爲故訓時已亡六篇故藝文志云三百五篇又曰毛詩故訓傳二十卷鄭氏箋

隋書經籍志漢初又有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是爲毛詩古學而未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又曰毛詩二十卷漢河間太守毛萇傳鄭氏箋唐經籍志毛詩十卷毛萇撰唐藝文志毛萇傳十卷宋藝文志毛詩二十卷漢毛萇爲詁訓傳鄭玄箋按此皆唐志之誤毛公非萇作傳毛萇已撰之誤矣

經義考曰按詩之有序不特毛傳爲然說齊魯韓詩者亦莫不有序惟毛詩之序本乎子夏子夏習詩而明其義又能推原國史明乎得失之故試稽之尚書儀禮左氏內外傳孟子其說無不合毛詩出學者舍齊魯韓三家而從之以其有子夏之序不同乎三家也惟其序作于子夏子夏授詩于高行子此緜衣序有高子之言又子夏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此惟天之命注有孟仲子之言皆以補師說之所未及毛公因而存之不廢若夫南陔六詩有其義而亡其辭則出自毛公足之所謂有其義者據子夏之序也而論者多謂序作于衛宏夫毛詩雖後出亦在漢武時詩必有序而後可授受韓魯皆有序毛詩豈獨無序直至東海之世俟宏之序以爲序乎 按隋經籍志毛詩集序二卷卜[illegible][illegible]隋[illegible]文本卜商集序二卷其[illegible]序與鄭[illegible]宗之青王氏肅[illegible]公[illegible]氏以爲[illegible]序本自合爲一編乞分[illegible]分以冠諸篇之首

四庫提要曰詩序之說紛如聚訟爲經家第一爭詬之端今參考諸說定序首二語爲毛萇以前經師相傳以下續申之詞爲毛萇以下弟子所附又曰漢書但稱毛公不著其名後漢儒林傳始云趙人毛長傳詩是爲毛詩其長字不從艸隋志始以詩傳稱毛萇然鄭玄詩譜云大毛公爲詁訓傳陸璣詩疏云毛亨作詁訓傳據是二書則作傳者乃毛亨非毛萇故孔氏正義亦云大毛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隋志所云殊爲外誤而流俗沿襲莫之能更今定作傳者爲毛亨以鄭氏後漢人陸氏三國吳人併傳授毛詩淵源有自所言必不誣也

嚴可均鐵橋漫稾曰子夏五傳至荀子荀子傳大毛公是毛詩亦荀子所傳也

按此篇凡分五段三家經爲第一段魯說爲第二段齊后氏故傳孫氏故傳及𣏌記爲第三段韓故內外傳及說爲第四段毛詩經及故訓傳爲第五段

凡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按六家[illegible]

[illegible]

書曰詩以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三家皆立于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illegible]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illegible]

[illegible]

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后氏戴氏 劉歆曰此七十與後七十皆當作十七計篇則然

本志敘古禮經者出于魯淹中 蘇林曰里名也 及孔氏學七十篇 劉歆曰學七十當作十七篇 文相似多三十九篇

本書劉歆傳歆移書太常博士曰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于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皆古文舊書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 按與古文尚書同爲孔安國家所獻此獻字[illegible]漢紀所校 又

儒林傳贊曰平帝時又立逸禮

隋書經籍志又有古經出于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

並威儀之事按古經出于淹中又出于孔壁而河間王亦得之當時見三禮論語正義又劉向別錄河內女子壞老屋得佚禮一篇

禮記正義王武帝時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獻王獻之又六藝論云後得孔子壁中古

文禮凡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禮是也儀禮疏

云餘三十九篇絕無師說秘在于館

王氏攷證佚禮三十九篇其篇名頗見于他書若學禮見賈誼傳天子巡狩禮見周官內宰

注朝貢禮見聘禮注朝事儀見覲禮注禘嘗禮見射人疏中霤禮見月令注及詩泉水疏王

居明堂見月令禮器注古大明堂禮昭穆篇見蔡邕論本命篇見通典聘禮志見荀子又有

奔喪投壺遷廟釁廟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見大小戴記及管子七錄云古經周宗伯

所掌五禮威儀之事以上皆據古經五十六卷又按鄭氏注引逸禮篇名凡此逸禮篇等摘入象覽者也王仁圃氏據存十餘條輯為逸禮子目序氏所舉諸篇外皆不入錄

河間不見其篇衰又傳劉歆論云古禮記有五十六卷藏於秘府古禮記本出魯淹中及孔子宅得古文舊書及禮記是也

史記儒林傳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

散亡益多于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賈公彥序周禮廢興云漢興至高堂生博士傳十七篇則高堂生為漢初博士鄭志云案高堂生承秦事云常山平原人魯高

案後漢書儒林傳注云高堂生名伯魯國人今按王氏攷證史記正義引云漢書云伯之名人又云七錄云傳士禮其生得十七篇

后氏有齊詩故傳見前詩家本書儒林傳漢興言禮則魯高堂生又曰魯高堂生傳士禮十

七篇而瑕邱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事蕭奮以授后倉倉授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德

號大戴爲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禮小戴禮之學

又傳賀曰初禮唯有后氏至孝宣世復立大小戴禮 附劉歆書云戴爲儀禮見于

本志敘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

官 按儒林傳言三家者謂后氏二戴氏慶氏不與焉

鄭康成六藝論曰案漢書藝文志儒林傳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

名世也熊氏云五傳弟子者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及戴德戴聖爲五也

劉歆與揚雄書云三代之書蘊藏于家直不計耳頗弗多耶今有一周易而無連山歸藏有

一春秋而無千二百國寶書及不脩春秋有鄉禮二士禮七大夫禮二諸侯禮四諸公禮一

而天子之禮無一傳者不知其傳孰多于其亡耶 按此見王氏攷證[illegible]末見說之所引本見王學 五十二篇劉歆與揚雄從取方行書今本方

言[illegible]禮[illegible]天子諸侯卿大夫[illegible]宋時所見蓋如此 下氏學[illegible]按今 禮[illegible]士禮有[illegible]見喪夕[illegible]食七篇[illegible]天子諸侯卿大夫 禮[illegible]天子者蓋指[illegible]

十篇也劉子駿所天子之禮無一傳者所 以闕疑儀存其一亡其三時故不敢及歟

鄭康成三禮目錄曰特牲少牢有司徹于五禮屬吉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屬凶禮士相見

聘禮覲禮屬賓禮冠昏鄉飲鄉射燕禮公食大夫大射屬嘉禮 按此唯有吉凶賓嘉四禮唯見 于十七篇中而軍禮則缺之是

按戴氏從吳禮以析出軍禮司馬法百 五十五篇入之軍禮意欲補禮其闕也

經義孝孫惡蔚曰淹中之經孔安國所得惟有卿大夫士饋食之篇而天子諸侯享廟之祭

禘祫之禮盡亡

又崔靈恩曰儀禮者周公所制吉禮唯得三篇凶禮得四篇賓禮唯存三篇軍禮亡失嘉禮

得七篇

又熊朋來曰儀禮名爲十七篇實十五篇而已既夕禮乃士喪禮之下篇也有司徹乃少牢饋食禮之下篇也

四庫提要曰儀禮出殘闕之餘漢代所傳凡有三本一曰戴德本以冠禮第一昏禮第二相見第三士喪第四既夕第五士虞第六特牲第七少牢第八有司徹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一曰戴聖本亦以冠禮第一昏禮第二相見第三其下則鄉飲第四鄉射第五燕禮第六大射第七士虞第八喪服第九特牲第十少牢第十一有司徹第十二士喪第十三既夕第十四聘禮第十五公食第十六覲禮第十七一曰劉向別錄本卽鄭氏所注賈公彥疏謂別類尊卑吉凶次第倫叙故鄭用之二戴尊卑吉凶雜亂故鄭不從之也其經文亦有二本高堂生所傳者謂之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儀禮五十六篇其字以篆書之謂之古文

按班氏注后氏戴氏今后氏之經不可攷見意者大戴之本卽据后氏所傳小戴受之又移易其次第別爲一本（小戴于親于說皆不從大戴所訂則自爲學故類與記皆有自訂之本）故注但云后氏戴氏不云大小戴氏然則注后氏者卽大戴本注戴氏者卽小戴本至劉向典校經籍以兩家之本編次不同供未盡善因重訂一本附著于別錄七略所不具也

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

劉向別錄古文記二百四篇（按此百三十一篇蓋二百四篇之一又隋志所云實有二百十五篇蓋數與漢志相符此云二百四篇或其中篇數分合不一無以詳知）又

曰王度記似齊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也

禮記正義曰曲禮王制禮器少儀深衣于別錄屬制度檀弓禮運玉藻大傳學記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儒行大學于別錄屬通論曾子問喪服小記雜記喪大記奔喪問喪服問間傳三年問喪服四制于別錄屬喪服郊特牲祭法祭儀祭統于別錄屬祭祀文王世子于別錄屬世子法內則于別錄屬子法投壺于別錄屬吉禮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于別錄屬吉事 以上四十三篇內檀弓雜記各分上下以為四十六篇即劉向所錄之數大戴之舊為四十六篇 是也正義又云月令明堂位于別錄屬明堂陰陽樂記于別錄屬樂記按漢志明堂陰陽三十三篇樂記二十三篇在別錄各為一傳不在此百三十一篇之內按志謂小戴之樂記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喪服四十九篇此足字據漢志所引實定字之誤此三篇大戴取之于禮記一篇合四十九篇之爾雅有五十六篇之多大小戴去取不一故鄭氏又謂定其本分別者之本不可詳故以為未詳者之敘

隋書經籍志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攷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 按一在十之下寫者脫之 向因第而敘之 按此言隋志所云與正義所云曲禮疏所據而敘之者加

之屬是也其所屬今可考見者曰制度曰通論曰喪服曰祭祀曰世子法曰子法曰吉禮曰吉事凡八

王氏攷證今逸篇之名可見者有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明堂記曾子記禮運記五帝記 見白虎通 王度記 見禮記注禮記疏白虎通後漢輿服志注 王霸記 見賈疏注 瑞命記 見論衡文選注 辨名記 [illegible] 孔子三朝記 見史記漢書注 月令記大學志 見說論 襍記 見史記注出漢文已逸今有禮記鄭氏注本中七十七明堂記月令記引鄭一書于詩[illegible]

[illegible]大學志不在此百三十一篇中○此不在此之失禮書三十一篇正記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中王氏謂入正○孔子三朝記王度記自有記一篇方入之說大戴記所見王度記所三正記佚文以為[illegible]王仁甫氏[illegible]禮記[illegible]

嘉定錢大昕廿二史攷異曰或謂漢書不及禮記攷河間獻王所得書禮記居其一志不別出記四十九篇者統于百三十一篇也按攷異又云百三十一篇合大小戴所傳而言小戴記四十九篇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實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協百三十一篇之數今按此說非也大小戴所取合五種二百十五篇非僅于百三十一篇內取然也隋志之言可信其中唯樂記十一篇或亦在百卅一篇中

按釋文敘錄云漢劉向別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又樂記正義云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是別錄中有小戴四十九篇篇目審矣攷二戴所取不出隋志所舉五種曰記百三十一篇曰明堂陰陽三十三篇曰孔子三朝記七篇曰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曰樂記二十三篇又如大戴記載及孝昭冠辭則月兼綜后倉曲臺記二戴與劉中壘同時別錄唯載五種原編及曲臺記本書于禮樂論語三類中若大小戴記在當時不過節錄之別本則但附記及之不明著于錄也

又按班氏舊例連屬而書此記字蒙上禮字卽禮記也攷爲分條頭緒便不相屬

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

劉向別錄曰明堂之制內有太室象紫宮南出明堂象太微又曰路寢在明堂之西社稷宗廟在路寢之西又曰左明堂辟雍右宗廟社稷按此皆佚文之散見者故其語不屬

劉歆七略曰王者師天地體天而行是以明堂之制內有太室象紫微宮南出明堂象太微

禮記正義月令明堂位于別錄中屬明堂陰陽蓋戴德先取此入大戴記後戴聖又取此入小戴記此二篇在別錄則屬之明堂陰陽三十三篇中也

本書成帝本紀陽朔二年春詔曰昔在帝堯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故書云黎民於蕃時雍明以陰陽爲本也此書名明堂陰陽其義蓋大略如此

蔡邕明堂月令論曰月令篇名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効氣物行王政也成法具備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敢泄瀆之義故以明堂冠月令夏小正夏之月令也殷人無文及周而備宜周公之所著也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亦取以爲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曰淮南皆非也（大戴記盧辯注明堂月令者于明堂之中施十二月之令）

隋書牛弘傳弘上議曰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泰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

王氏攷證唐會要引禮記明堂陰陽錄牛弘亦引明堂陰陽錄今禮記月令于別錄中屬明堂陰陽記故謂之明堂月令說文引明堂月令

按惠定宇氏因治易以知明堂之法撰集明堂大道錄其篇目曰明堂制度明堂四門明堂門數明堂六宗明堂二至降神四時迎氣明堂建宮明堂行政明堂清廟明堂配天明堂配食明堂助祭明堂治歷明堂靈臺明堂太學四學明堂郊射明堂設四輔三公明堂饗帥明堂朝覲明堂耕耤明堂養老明堂內治明堂天府明堂嘗新明堂四極明堂四面明堂四靈明堂用四夷之學明堂獻俘凡二十有八于班氏言古明堂之遺事率由不越雖未必盡合三十三篇之舊然大略可想見矣

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

劉向別錄曰史氏六國時人也

鄭樵通志氏族略風俗通周先王太史號王史氏英賢傳周共王生圉尉針孫滿生簡簡生桼桼生宰世傳史職因氏焉藝文志有王史氏（按此則隋志稱王史氏者似後人妄加也）

本志敘禮古經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于天子之說

隋書經籍志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至劉向因第而敘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按見下論語類中）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按見下樂類中）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當爲二百十五篇）

曲臺后倉九篇

后倉有齊詩故傳見前詩家

劉歆七略曰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后倉爲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

本書儒林傳倉說禮數萬言號曰曲臺記又易家孟喜傳喜父孟卿善爲禮春秋授后倉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

顏氏集注如淳曰行射禮于曲臺后倉爲記故名曰曲臺記漢官曰大射于曲臺晉灼曰天子射宮西京無太學于此行禮也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說因以爲名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宮

隋書經籍志宣帝時后倉最明其業乃爲曲臺記

王氏攷證按大戴公符篇載孝昭冠辭蓋宣帝時曲臺記也

經義考孫忠蔚曰曲臺之記戴氏所述然多載尸灌之義牲獻之數而行事之法備物之體蔑有其焉按此則曲臺記亦大戴氏所記述也

按明堂陰陽王史氏曲臺后倉三書當時文相連屬皆蒙上文記字今改為分條文義遂隔越而不相貫

中庸說二篇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于宋子思作中庸

本書古今人表子思列第二等上中仁人錢塘梁玉繩攷曰子思亦稱孔思貌無鬚眉年八十二葬孔子冢南

孔叢子居衛篇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于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更時異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解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傳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我其徒曰魯雖以宋為舊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于牖里作周易祖君屈于陳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無作乎于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鄭氏三禮目錄曰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也此于別錄屬通論

王氏攷證程氏曰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于子思傳于孟子白虎通謂之禮中庸記孔叢子云子思年十六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東萊呂氏曰未冠既非著書之時而中庸之書亦不有四十九篇也此蓋戰國流傳之妄按十六或是六十之誤四十九篇或原本如此孔叢下記其先有遺文軼事此等處均可知將記自大小戴氏禮後東里馬鑑各有本各有取去其中庸一篇係獨行劃存于其間未可以據家概釋抄錄之本皆其必是也

嘉定王鳴盛蛾術編說錄曰漢志中庸說二篇與上記百三十一篇各爲一條則今之中庸乃百三十一篇之一而中庸說二篇其解詁也不知何人所作惜其書不傳師古乃云今禮記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禮經蓋此之流反以中庸爲說之流師古虛浮無當往往如此按顏注師以禮記之外別有此中庸之書殊不知此乃說中庸之書也

明堂陰陽說五篇

按此不知何人說明堂陰陽記之文成劉中壘夏錄諸家之說以其非一家之言故不著撰人

又按自曲臺后倉至此三家似皆漢人說禮之書猶禮古記之支流故次于王史氏記之後

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

本書王莽傳元始四年是歲徵天下通一藝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通知其意者皆

詣公車又儒林傳古文尚書家王莽時諸學皆立

馬融周官傳序曰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于山巖屋壁復入于祕府五家之儒莫能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爲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尚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

荀悅漢紀劉歆以周官十六篇爲周禮王莽時歆奏以爲經置博士

隋書經籍志漢時有李氏得周官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于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于世

王氏攷證禮記疏云孝文時求得此書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謂孝文時非也又齊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攷工記然則考工記亦先秦書謂之漢博士作毀矣

周官傳四篇

後漢書儒林傳禮古經五十六篇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按此傳四篇有爲一家之學非名家乎特不傳其主名耳

經義考曰無名氏周官傳漢志四篇佚按漢志儒家別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河間周制十

八篇注云獻王所述似與周官相表裏惜乎其皆亡也

按西京博士無周官之學若王莽時立博士博士爲之傳說則在七略奏進之後無由著錄此四篇竹垞先生證以周政周法周制三書而不言是傳爲何人作竊意以爲獻王及其國之諸博士作獻王獻周官經幷獻其傳故七略亦幷載其書

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

史記太史公自序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又曰司馬法所從來尙矣太公孫吳王子（徐廣曰王子成甫）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

又列傳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于景公景公退穰苴穰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區區爲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按此因齊威王附穰苴于司馬法書中故史公爲此論）

本志篇末附注曰入司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又兵權謀篇末註云出司馬法入禮也又兵技篇末注云出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入禮也（按七略入兵權謀班氏移入禮類）

隋書經籍志河間獻王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敢傳之者又曰梁有司馬法三卷亡又子部兵家司馬兵法三卷齊將穰苴撰唐經籍志兵家司馬

法三卷田穰苴撰唐藝文志田穰苴司馬法三卷宋史藝文志司馬兵法三卷齊司馬穰苴撰

王氏攷證周官縣師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小司馬掌事如大司馬之灋司兵受兵從司法之灋以頒之此古者司馬灋卽周之政典也周禮疏云齊景公時大夫穰苴作司馬灋至齊威王大夫等追論古法又作司馬灋附于穰苴又周禮注引軍禮大宗伯所掌軍禮之別有五孔叢子有問軍禮之篇今存五篇

四庫兵家提要曰司馬法隋唐諸志皆以爲穰苴之所自撰者非也其言大抵據道依德本仁祖義三代軍政之遺規猶藉存什一于千百班固序兵權謀十三家形勢十一家陰陽十六家技巧十三家獨以此書入禮類豈非以其說多與周官相出入爲古來五禮之一歟胡應麟筆叢惜其以穰苴所言參伍于仁義禮樂之中不免懸疣附贅然要其大旨終爲近正與一切權謀術數迥有別矣

武威張澍輯本序曰案孫子注云司馬法者周大司馬之法也周武旣平殷亂封太公于齊故其法傳于齊晉張華以司馬法爲周公所作當得其實漢志原書百五十五篇今存五篇佗書所引亦有不見五篇中皆佚文也吾鄉階州邢雨民太守付輯是書采之浙中字多錯譌仍有闕漏余爲補而正之以授學侶

王鳴盛蛾術篇說錄曰司馬法漢藝文志百五十五篇宋元豐間存五篇編入武經七書內仁本天子之義二篇最純

按司馬法一書自太公孫吳王子成父皆有所論著至穰苴又自為兵法申明之齊威王又使大夫論述并穰苴所作附入其中合衆家所著故有百五十五篇之多古書多有後人附益增長此亦其一也

古封禪羣祀二十二篇

史記封禪書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紀聞云齊桓公既霸會諸侯于葵邱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秦始皇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于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苴稭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德明其得封從陰道下禪于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

本書武帝記元封元年登封泰山注孟康曰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于天封崇也助天之高

也刻石紀號有金策石函金泥玉檢之封焉應劭曰封者壇廣十二丈高二丈階三等封于其上示增高也刻石紀績也立石三丈一尺其辭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親以孝育民以仁四守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備玄酒而俎生魚下禪梁父祀地主示增廣此古制也按本條召南據後書祭祀志注引風俗通此文共四十五字北石立山巔卽馬第伯封禪儀記所云封所施息立石及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者

本書郊祀志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而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

王氏攷證梁許懋曰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胡氏曰攷舜典可以知後世封禪之失稽懋言可以知史遷著書之謬文中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孫氏曰帝王巡狩每至方嶽必燔柴以告至非謂自陳功于天也

按此書所載大抵古之祀典爲多故曰羣祀祀典以封禪爲大故冠以封禪

封禪議對十九篇武帝時也

漢封禪羣祀三十六篇

本書兒寬傳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楫羣

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皇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以爲封禪告成合祛于天地神祇（李奇曰祛讀合開也闓閉于天地也）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爲之節文惟聖主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既成將用事拜寬爲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奉觴上壽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爲博士時寬爲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以爲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爲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于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

又郊祀志曰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體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師古曰天子有事宗廟必自射牲示親殺也事見國語）上于是迺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接神人蓬萊高世比德于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拘于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上爲封禪祠器視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事于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弗用三月迺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東上泰山迺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顛遂東巡海上禮祠八神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至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

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下詔改元爲元封又曰諸所興如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牀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大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它名祠行過則祠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它祠皆如故甘泉泰一汾陰后土三年親郊祠而泰山五年一脩封武帝凡五脩封 史記封禪書略同

梁劉勰文心雕龍祝盟篇曰漢之羣祀肅其旨禮旣總碩儒之儀亦參方士之術所以祕祝移過異于成湯之心侲子敺疫同乎越巫之祝禮失之漸也

宋章如愚山堂攷索前集曰非有漢羣祀三十六篇議對十九篇則孟堅郊祀志何所攷證而作也

按范書張純傳純案孝武太山明堂制度欲具奏之太山明堂制度似卽在此漢封禪羣祀三十六篇中

議奏三十八篇石渠 按此似脫一論字

本書儒林傳易家梁邱賀傳子臨爲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于石渠又詩家韋賢治詩又治禮傳子玄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又禮家后倉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聖次君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又韋玄成傳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論石渠條奏其對

隋書經籍志石渠禮論四卷戴聖撰按此與宋相傳三十八篇之數又別列爲一書

經義考曰按孔氏詩禮正義及後漢書志注每引石渠禮議然多係節文惟杜氏通典差具本末又曰后氏之禮分爲四家聞人通漢雖未立于學官而石渠禮論其議奏獨多

王謨輯本敘錄曰隋志漢戴聖撰石渠禮論四卷今鈔出通典十三條詩禮正義三條漢志注一條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議奏三十八篇隋志載石渠禮論四卷戴聖撰者即漢志之議奏諸論出諸儒而近君一人所手定也唐志不著錄時已散佚詩禮正義及後漢書補志注引之多係節文杜佑通典引十九節差具本末排次于前其他佚句附後

按此篇凡分七段禮古經及經皆古今文經本爲第一段記及明堂陰陽王史氏皆禮古記之屬也爲第二段曲臺后倉中庸說明堂陰陽說皆漢人說禮之記也爲第三段周官經傳別爲一家之學爲第四段軍禮司馬法本周官大司馬之職而大宗伯亦掌之班氏以其爲五禮之一故類從于周官經傳之後爲第五段古封禪羣祀封禪議對漢封禪羣祀皆古今巡狩方嶽之祀典爲第六段議奏則羣儒襍論禮文爲第七段

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入司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按禮古經爲一家后氏戴氏經爲二家以下十三篇爲一家曲臺后倉已見于前敘除去一家則當缺二家篇十七篇當爲十七篇禮當爲三十四篇合以其下所僅篇數則當缺十六篇今校定當爲一十五家五百七十一篇

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

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禮古經者出于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于天子之說王氏[illegible]記[illegible]得曰先王之[illegible][illegible]有

[illegible]

樂記二十三篇

本志敘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

劉向別錄曰樂本弟一樂論弟二樂施弟三樂言弟四樂禮弟五樂情弟六樂化弟七樂象弟八賓牟賈弟九師乙弟十魏文侯弟十一奏樂弟十二樂器弟十三樂作弟十四意始弟十五樂穆弟十六說律弟十七季札弟十八樂道弟十九樂義弟二十昭本弟二十一昭頌弟二十二竇公弟二十三按禮記樂記取樂本至魏文侯十一篇合為一篇正義引別錄其二十三篇之目如此[illegible]可考[illegible]本[illegible]第一史記樂書正義云[illegible]

[illegible]目次與鄭目錄同而樂記篇次又不依鄭目錄正義云依別錄所次有賓牟賈師乙有魏文侯今此樂記魏文侯乃次賓牟賈師乙為末則是今之樂記與別錄不同

按樂記漢時有兩本其為大小戴馬盧鄭所取者乃公孫尼子所撰次止于十一篇當在禮古記百三十一篇中此二十三篇為河間獻王與毛生諸儒所論次故其前十一篇之次弟與禮記微有不同

王禹記二十四卷

本志敘河間獻王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

本書禮樂志河間獻王有雅材亦以爲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曅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爲河間獻王聘求幽隱脩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爲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于學官希闊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鎗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衆庶其道無由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今學者守習孤學大指歸于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河間區區小國藩臣以好學脩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稱之況于聖主廣被之資脩起舊文放鄭近雅于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爲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

禮樂記正義曰案藝文志云常山王禹獻二十四卷樂記劉向所校二十三篇著于別錄篇名猶在二十四卷記無所錄也 按此則別錄中亦不著其篇名

雅歌詩四篇

劉向別錄曰漢興以來善雅歌者魯人虞公發聲清哀遠動梁塵受學者莫能及也

劉歆七略曰漢興善歌者魯人虞公發聲動梁上塵

王氏考證晉志杜夔傳舊雅歌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此四篇豈即四曲歟當攷

按史言河間獻王獻雅樂此四篇似即河間雅樂之歌詩歟

雅琴趙氏七篇名定勃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奏

雅琴師氏八篇名中東海人傳言師曠後

雅琴龍氏九十篇名德梁人

劉向別錄趙氏者勃海人趙定也宣帝時元康神爵間丞相奏能鼓琴者勃海趙定梁國龍德皆召入見溫室使鼓琴待詔定爲人尙淸靜少言語善鼓琴時間燕爲散操多爲之涕泣者

又曰師氏雅琴者名忠東海下邳人傳云言師曠之後至今邳俗猶多好琴也（陸慶氏公名中此公名忠未詳孰是）

又曰雅琴龍氏亦魏相所奏也與趙定俱召見待詔後拜爲侍郎

又曰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

又曰君子因雅琴之適故從容以致思焉其道閉塞悲愁而作者名其曲曰操言遇災害不失其操也

劉歆七略曰雅琴琴之言禁也雅之言正也君子守正以自禁也又曰有非春言琴又曰雅暢第十七（按此三暢散見文選長門賦洞簫賦琴賦注大概皆言雅琴其公羅暢等十七首亦三家詩中之篇目）

本書王褒傳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

言知音善鼓雅琴者勃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illegible]）

（[illegible]）

隋書音樂志劉向別錄有趙氏雅琴七篇師氏雅琴八篇龍氏雅琴百六篇（按此百六篇者[illegible]）

（[illegible]）

按是篇凡分三段樂記王禹記爲第一段雅歌詩爲第二段雅琴趙氏師氏龍氏爲第三段

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按此[illegible]）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二者相與並行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爲節又爲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illegible]）

（[illegible]）

六藝卷一終

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

史記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歿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正義殷中也又中運夏殷周之事也約其文辭而旨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周禮小宗伯疏古文春秋者藝文志云春秋古經十二卷是此古文經所藏之古文帝除挾書之律此本然後行于世故稱古文

王氏攷證史記吳世家余讀春秋古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又曰詩正義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

經義攷王觀國曰前漢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左氏傳三十卷蓋古本春秋經自爲一帙至左氏作傳三十卷自爲一帙杜預作春秋經傳集解乃分經之年而居傳之首于是不復有古經春秋矣

四庫提要曰漢志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注曰公羊穀梁二家攷公穀二傳皆十一

卷與經十一卷相配知十一卷爲二傳之經故有是注徐彥公羊疏曰左氏先著竹帛故漢儒謂之古學則所謂古經十二篇卽左傳之經故謂之古刻漢書者誤連二條爲一耳陸據之

章宗分爲二條論行款則當如此然書例遇題而改爲分經處有別與本經之處不若仍舊其實得體也

錢大昕三史拾遺曰春秋古經十二篇此左氏經也下云經十一卷則公穀二家之經也漢儒傳春秋者以左氏爲古文公羊穀梁爲今文稱古經則共知其爲左氏矣左氏經傳本各單行故別有左氏傳

王鳴盛蛾術編說錄曰左氏經與公羊穀梁經不同漢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此左氏之經也其下又云經十一卷小字夾注云公羊穀梁二家則公穀之經同也如左氏君氏卒公穀並作尹氏可見左氏經獨言古者孔子之經左氏之傳皆用古文而孔壁所得又有古文左傳故左氏經獨稱古經

左氏傳三十卷左邱明魯太史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眞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劉歆七略曰春秋兩家文或具四時或不於古文無事不必具四時按古文謂左氏也此與公穀兩家文方左氏者

本志敘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邱明觀其史記據

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厤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襃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于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

本書儒林傳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脩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按河間王本傳云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許氏說文解字叙曰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陸玉藏曰孝惠三年乃除挾書之律張蒼當于三年後獻之然則漢之獻書張蒼最先漢之得書首春秋左傳

又曰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爲五官中郎將時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內卿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于是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語在歆傳又傳贊曰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

又劉歆傳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以爲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不能非間也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于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魯恭王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及春秋左氏邱明所脩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往者綴學之士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

釋文敘錄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張蒼蒼傳洛陽賈誼誼傳至其孫嘉嘉傳趙人貫公漢書云賈誼授貫公爲河閒獻王博士

隋書經籍志左氏漢初出于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至文帝時梁太傅賈誼爲訓詁授趙人貫公玉海藝文引正義漢武帝時河間獻王獻左氏及古文周官

史通申左篇曰周禮之故事魯國之遺文夫子因而脩之亦存舊制而已至于實錄付之邱明用使善惡畢彰眞僞盡露向使孔經獨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者哉蓋語曰仲尼修春秋而逆子賊臣懼又曰春秋之義也欲蓋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左傳所錄無媿斯言此則傳之與經其猶一體廢一不可相須而成如曰不然則何者稱爲勸戒者哉

四庫提要曰自劉向劉歆桓譚班固皆以春秋傳出左邱明左邱明受經于孔子魏晉以來儒者更無異議至唐趙匡始謂左氏非邱明蓋欲攻傳之不合經必先攻作傳之人非受經于孔子與王柏欲攻毛詩先攻毛詩不傳于子夏其智一也葉夢得謂紀事終于智伯當爲六國時人似以爲近理然經止獲麟而弟子續至孔子卒傳載智之亡殆亦後人所續史記司馬相如傳中有揚雄之語不能執是一事指司馬遷爲後漢人也則載及智伯之說不足疑也今仍定爲左邱明作以袪衆惑至其作傳之由則劉知幾躬爲國史之言最爲確論疏稱大事書于策者經之所書小事書于簡者傳之所載觀晉史之書趙盾齊史之書崔杼及

事殖所謂載在諸侯之籍者其文體皆與經合墨子稱周春秋載杜伯燕春秋載莊子儀宋春秋載祏觀辜齊春秋載王里國中里徼其文體皆與傳合經傳同因國史而修斯爲顯證知說經去傳爲舍近而求諸遠矣今以左傳經文與二傳校勘皆左氏義長知手錄之本確于口授之本也

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

本書人表公羊子列第四等中上梁玉繩攷曰公羊子始見公羊桓六名高齊人子夏弟子宋大中祥符二年封臨淄伯

後漢戴宏春秋解疑論曰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于竹帛

本書儒林傳漢興言春秋于齊則胡毋生于趙則董仲舒又曰瑕邱江公授穀梁春秋及詩于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于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又傳贊曰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

四庫提要曰公羊傳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蓋皆傳授之經師不盡出于公羊定公元年傳正棺于兩楹之間二句穀梁傳引之直稱沈子不稱公羊是併其不著姓氏者亦不盡出公羊子且併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于高之

明證知傳確爲壽撰而胡毋子都助成之舊本首署高名蓋未審也按公羊傳又有公羊子見昭三十一年公羊子亦見人表第五等梁玉繩曰既見本書述其言云者閻者不可不得春秋則公羊子固春秋者也

穀梁傳十一卷穀梁子魯人

本書人表穀梁子列第四等中上梁玉繩攷曰穀梁子始見穀梁隱五魯人名淑字元始一名赤又名寘又名喜子夏門人與秦孝公同時宋眞宗封龔邱伯徽宗政和元年改睢陵伯

穀梁疏曰穀梁子名淑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受經于子夏爲經作傳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

通志氏族略穀梁氏不知其本魯有穀梁赤傳春秋尸子云穀梁淑字元始魯人亦傳春秋十五篇望出下邳姓纂云今下邳有穀梁氏

本書儒林傳武帝詔太子受公羊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高才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興穀梁時沛蔡千秋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至甘露元年召五經名儒大議殿中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又傳贊曰初唯有春秋公羊至孝宣時復立穀梁春秋

四庫提要曰楊士勛疏稱穀梁子受經于子夏爲經作傳則當爲穀梁子所自作徐彥公羊疏又稱公羊高五世相授至胡毋生乃著竹帛題其親師故曰公羊傳穀梁亦是著竹帛者

題其親師故曰穀梁傳則當爲傳其學者所作案公羊傳定公卽位一條引子沈子曰何休解詁以爲後師此傳定公卽位一條亦稱沈子曰公羊穀梁既同師子夏不應及見後師又初獻六羽一條稱穀梁子曰傳既穀梁自作不應自引己說且此條又引尸子曰尸佼爲商鞅之師其人在穀梁後不應預爲引據疑徐彥之言爲得其實但謂著于竹帛則不可考耳

鄒氏傳十一卷按儒林傳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邱江公盡能傳之徒衆最盛又曰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于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又後漢書儒林傳瑕邱江公傳穀梁春秋然穀梁傳著于竹帛者瑕邱江公也

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

本志總叙曰春秋分爲五韋昭曰謂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也

又篇叙曰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于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本書王吉傳吉字子陽琅邪皋虞人也兼通五經能爲鄒氏春秋

隋書經籍志漢初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

公羊疏曰五家之傳鄒氏夾氏口說無文師既不傳道亦尋廢

王氏攷證范升奏曰春秋之家又有鄒夾七錄云建武中鄒夾氏皆絕又曰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然則錄存而書亡也又云有書當攷

經義考曰按夾氏傳漢志注云有錄無書而宋史藝文志載有春秋夾氏三十卷不知何人擬作其書今亦無存按王氏攷證謂夾氏有書當攷其鄒氏夾氏傳說取以參證者

錢大昕三史拾遺曰人表中中軋子聚子此二人未詳竊意當即治春秋之夾氏鄒氏也軋與夾音相近聚即棸字鄒與棸聲亦不遠按人表篆五等此二子之後即次以沈下北宮子晳子公駟子尸下偕春秋家錢公穀二傳所引者疑當之否尤遺假也

左氏微二篇

顏氏集注曰微謂釋其微旨

經義攷亡名氏左氏微漢志二篇佚

按此列鐸氏微之前則六國時爲左氏學者也其書大抵亦如鐸氏虞氏之抄撮成編者

鐸氏微三篇楚太傅鐸椒也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

劉向別錄曰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王氏攷證載漢魏叢書同元年下條予吳子對曰昔鐸椒於鐸始也謂始卒何曰正之正之卒何何肖曾吳越春秋見於此

本書人表鐸椒列第四等中上梁玉繩考曰鐸椒始見史記十二侯表楚人爲楚威王太傅吳起之子期以左傳傳鐸椒椒采取爲鐸氏微

按別錄云抄撮八卷漢志本七略云微三篇似別錄後文尚有今定著三篇云云抑抄撮別爲一書也

張氏微十篇

經義考張氏失名春秋微漢志十篇佚

按張氏疑卽張倉倉爲鐸氏三傳弟子容有是作或鐸氏之後別有張氏佚其名字

虞氏微傳二篇趙相虞卿

史記列傳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封以一城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閒行卒去趙困于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索隱曰魏齊魏相與應侯有仇秦求之急乃抵虞卿虞卿棄相印乃與齊閒行亡歸梁以託信陵君信陵君疑未決齊自殺故虞卿失相乃窮愁而著書也按魏齊事亦具見范睢列傳

劉向別錄曰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倉

本書人表虞卿列第三等上下梁玉繩考曰虞卿始見趙魏楚策趙孝成王以爲上卿失其名虞乃氏也史集解引譙周謂食邑于虞非按虞氏以史記所虞氏春秋故謂以爲非食邑

黃氏日抄曰秦攻長平虞卿勸趙附楚魏以和秦而後秦可和趙不聽故大敗其後將割六城事秦虞卿使于齊以謀秦而秦反和趙及魏欲與趙約縱則卿亟勸成之卿無言不效無謀不忠大要歸於結和鄰國以自重而使秦反輕此至當不易之說也與一時東西捭闔之士異矣又曰爲卿而食采于虞史不載姓氏州里

按虞卿爲鐸氏弟子此微傳二篇似傳注之流爲鐸氏微而作歟別錄言作抄撮九卷者似謂儒家之虞氏春秋非謂此書史言虞氏春秋八篇加以錄一篇正合九卷之數

公羊外傳五十篇

穀梁外傳二十篇

經義考公羊外傳漢志五十篇佚穀梁外傳漢志二十篇佚

錢大昕三史拾遺曰漢時公穀二家皆有外傳其書不傳大約似韓詩外傳今人稱國語爲外傳漢志却無此名目

上黨馮班鈍吟雜錄曰或曰史記敘下宫之難不取左氏豈非好奇乎余曰不然也趙亡去漢興不遠此國之大事趙氏所由存亡雖秦火之後其文獻必猶有可徵者漢時有公羊穀梁外傳今皆不知所言何事太史公當時豈左傳之外便無所據乎

按左氏外傳爲國語皆左邱明一家之言公穀則口說流傳至漢初始著竹帛而穀梁至宣帝時始盛此兩家外傳大抵皆漢人爲之不出于高與赤也可知已

公羊章句三十八篇

本書儒林傳胡毋生與董仲舒同業董生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唯嬴公守學不失師法爲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魯眭孟孟爲符節令又曰嚴彭祖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孟之學

按儒林傳又云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于魯申公武帝時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則此章句似董生爲之也不即其弟子嬴公下及嚴顏諸人所作以其出自衆人故不著名氏隋志有嚴彭祖公羊傳十二卷恐非此書

又按漢李劉有胡毋生有春秋章句當以證者自唐則又并此書亦佚見於隋書佚家

穀梁章句三十三篇

本書儒林傳瑕邱江公授（按授當作受）穀梁春秋于魯申公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愍其學且絕選郎十人從千秋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甘露元年大議殿中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為博士姓授楚申章昌曼君為博士尹更始為諫大夫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為章句傳子咸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又曰始江博士授胡常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

按穀梁之學傳自申公其後名家則江公榮廣皓星公蔡千秋周慶丁姓尹更始劉向江公孫凡九人稍後又有胡常申章昌房鳳三人此章句大抵皆出此諸人當宣帝立穀梁劉向身親其事其後校書乃定著為是帙亦以出自衆人不名一家故不著姓名史言尹更始為章句釋文叙錄亦有尹更始穀梁章句十五卷則此書似尹氏所作然尹氏兼取左氏非穀梁顓門之業且本志不著撰人未必全出尹氏也

公羊雜記八十三篇

經義考公羊雜記漢志八十三篇佚按漢書公孫弘傳學春秋雜說度即公羊雜記也

按儒林傳云胡毋生號教于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又本傳云弘年

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朱氏以爲卽此公羊雜記若是則是書漢初已有之由來舊矣藝文志詩家云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採雜說咸非其本義似亦卽此雜記也

賈景伯曰公羊多任于權變權變之說無窮故其雜記多至八十三篇

公羊顏氏記十一卷

本書儒林傳董仲舒弟子嬴公嬴公授魯眭孟嚴彭祖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

又曰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眭孟姊子也家貧爲學精力官至齊郡太守丞後爲仇家所殺安樂授淮陽泠豐淄川任公由是顏家有泠任之學又琅邪筦路泰山冥都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

後漢書儒林傳齊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平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彭祖爲春秋嚴氏學安樂爲春秋顏氏學又瑕丘江公傳穀梁春秋三家皆立博士

馬國翰輯本序曰公羊顏氏記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從徐彥疏及洪适隸續載石經公羊裒輯七節附錄本傳爲卷

按六藝論言顏氏弟子有劉向爲漢書所未言蓋其初爲公羊學故惠定宇氏謂向封事多公羊說然則七略錄顏氏記者以其師說也不及嚴氏春秋者有所略也

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

史記儒林傳董仲舒廣川人也按廣川國之廣川縣人又當川國實景時爲信都國以治春秋孝景帝時爲博士今上即位爲江都相中廢爲中大夫下吏當死詔赦之使相膠西王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脩學著書爲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爲明于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本書列傳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年老以壽終于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又傳贊曰劉歆以爲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

後漢書應劭傳劭刪定律令爲漢儀建安元年乃奏之曰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于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

隋書經籍志春秋決事十卷董仲舒撰唐書經籍志法家春秋決獄十卷董仲舒撰藝文志法家董仲舒春秋決獄十卷

崇文總目春秋決事比十卷漢董仲舒撰丁氏平黃氏正初仲舒既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武帝數遣廷尉張湯問其得失于是作春秋決疑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至吳太史令吳按此下似脫漢字汝南丁季按季或是孚之誤江夏黃復平正得失今頗殘缺止有七十八事

經義考曰漢志公羊治獄隋志作春秋決事七錄作春秋斷獄新舊唐書作春秋決獄崇文總目作春秋決事比漢志十六篇七錄五卷隋唐志崇文目十卷王充曰仲舒表春秋之義

稽合于律無乖異者桓寬曰春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于法者免志惡而合于法者誅
王應麟曰仲舒春秋決獄其書今不見太平御覽載二事其一引春秋許止進藥其一引夫
人歸于齊通典載一事引春秋之義父爲子隱應劭謂二百三十二事今僅見三事而已按
藝文類聚有引決獄君獵得麑一事
馬國翰輯本序曰董氏傳春秋公羊學既撰繁露悉究天人之奧復撰此書引經斷獄當代
取式焉今佚從禮記正義通典白帖藝文類聚御覽諸書輯得八節其論衡情準理頗持其
平妻甲見夫乙毆父而殺乙比于武王誅紂雖康成譏其過大誼要自可通也 又王謨漢魏遺書鈔亦輯
存六律

議奏三十九篇石渠論
本書儒林傳宣帝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韋賢夏侯勝史高言宜興穀梁上善穀梁說劉向
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迺
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
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
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
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爲博士 按本紀此事在甘露三年
後漢書陳元傳元詣闕上疏曰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
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于是獨學之及即位爲石渠論而穀梁

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章懷太子曰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韋玄成梁邱賀等講論五經于石渠閣也按梁邱臨奉使問石渠此注所稱邱賀者非也

穀梁傳疏曰景帝好公羊胡毋之學與仲舒之義立宣帝善穀梁千秋之學起劉向之義存按景帝誤當爲武帝

按禮運疏許慎謹案公議郎尹始待詔劉更生等議石渠以爲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云云其卽三十餘事中佚文見于許氏五經異義者亦見左氏經哀十四年西狩獲麟疏許稱議石渠知大議殿中亦卽石渠議奏也

國語二十一篇左邱明著

本書司馬遷傳贊曰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邱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

吳韋曜國語解序曰昔孔子發憤于舊史垂法于素王左邱明因聖言以攄意託王義以流藻其淵源深大沈懿雅麗可謂命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其明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謀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爲國語其文不主乎經故號曰外傳所以包羅天地探測禍福發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明其實與經藝並陳非特諸子之倫也遭秦之亂幽而復光賈生史遷頗綜述焉及劉光祿于漢成世始更考校是正疑謬至于章帝鄭大司農爲之訓注侍中賈君故侍御史會稽虞君尚書僕射丹陽唐君因賈爲主而損益之猶不自料復爲之解云云

史通六家篇國語家者其先亦出于左邱明既爲春秋內傳又稽其佚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于魯悼公別爲春秋外傳國語合爲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韋曜之徒並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

宋宋庠國語補音序曰當漢出左傳祕而未行又不立學官故此書亦勿顯惟上賢達識之士好而尊之俗儒勿識也逮東漢左傳漸布國語亦從而大行自鄭衆賈逵王肅虞翻唐固韋昭之徒並治其章句申之注釋爲六經流亞非復諸子之倫自餘名儒碩士好是學者不可勝紀今惟韋氏所解傳于世諸家章句遂無存焉

四庫提要曰國語出自何人說者不一然終以漢人所說爲近古所記之事與左傳俱迄智伯之亡時代亦復相合中有與左傳未符者猶新序說苑同出劉向而時復牴牾蓋古人著書各據所見之舊文疑以存疑不似後人輕改也又曰國語二十一篇漢志雖載春秋後然無春秋外傳之名也漢書律曆志始稱春秋外傳王充論衡云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詞語尚略故復選錄國語之詞以實之史通六家國語居一實古左史之遺云

新國語五十四篇劉向分國語

經義考擬經篇劉氏向新國語漢志五十四篇佚漢書志注云劉向分國語

按此殆以類分如呂東萊左傳國語類編程伯剛春秋分紀之體俱詳見書錄解題東漢之初左氏盛行而國語亦大顯于世自鄭賈解注皆用古本諸家轉相祖述傳至于今此爲國語

之別本故爲講古學者所不取而其後諸書亦罕有言及之者

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

劉向別錄曰世本古史官明于古事者之所記也錄黃帝以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謚名號凡十五篇與左氏合也

司馬遷傳贊孔子作春秋左邱明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

顏氏家訓書證篇世本出左邱明所書原注此說與盖前漢書王儀紹而有燕王喜漢高祖皆由後人所羼非本文也按顏氏所見似即隋志所謂漢之好事者所錄別本與系譜中所錄從子孝者亦不同

隋書經籍志世本二卷劉向撰又曰氏姓之書其所由來遠矣書稱別生分類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周家小史定繫世辨昭穆則亦史之職也秦兼天下剗除舊迹公侯子孫失其本繫漢初得世本叙黃帝已來祖世所出按劉宋已有宋衷宋均注世本亦似隋志之所好事者所錄別本也

王謨輯本叙錄曰此書本極斷爛易致混淆轉寫多誤尤難讎正今所鈔輯率據史記與正義索隱參互考訂略仿原書體例編爲二卷而以帝王諸侯卿大夫世系爲上卷氏姓篇居篇作篇爲下卷

張澍世本集注序曰春秋正義云今之世本與司馬遷言不同唐書柳沖傳載柳芳言亦然按唐人所見本自漢以來好事者所錄別本故與史公所引之本不同顏之推據皇甫謐說爲左邱明所篡劉恕通鑑外紀以爲世本經秦漢儒者改易尙書正義以世本經暴秦爲儒者所亂要之係秦漢以前書中壘孟

堅以爲出古史官者近之王侯大夫譜云趙孝成王丹生悼襄王偃偃生今王遷是作者猶值趙王遷時其書自宋時已不傳余纂閱緗帙有引用者輒著錄之乃集得作篇居篇氏姓篇帝繫篇王侯大夫譜篇共五篇聊以管穴裨益宋注

江都秦嘉謨世本輯補序曰古來述世本者莫如司馬遷韋昭杜預今以史記及國語韋注左傳杜解三書爲本復得孫氏星衍所藏澹生堂鈔輯世本二卷洪氏飴孫所編世本四卷詳加增校補輯成編曰作篇曰紀曰王侯譜曰世家曰大夫譜曰傳曰氏姓曰居篇曰作篇曰謚法凡十篇云（又有趙氏大昭孫氏馮翼合輯本在問經堂叢書中又高郵茆泮林輯本在十種古逸書中）

戰國策三十三篇記春秋後

七略別錄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字（字一本作類）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筴謀宜爲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叙曰（目下一本有夫字）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

時君雖无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于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一作朝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弃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一作共）爲強是以傳（一作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爲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有設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于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從之時六國爲一以儐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闚兵于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

以覊食六國兼諸侯一本下有國字并有天下杖於謀詐之弊終於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illegible]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一本下有亦字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知轉危爲安運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illegible]

[illegible]

司馬遷傳贊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

隋志史部雜史篇戰國策三十二卷劉向錄又曰自秦撥去古文篇籍遺散漢初得戰國策蓋戰國遊士記其策謀唐經籍志戰國策三十二卷劉向撰唐藝文志劉向戰國策三十二卷宋志子部縱橫家高誘注戰國策三十三卷

史通六家篇暨縱橫互起力戰爭雄秦兼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爲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故即簡以爲名或云漢代

劉向以戰國游士爲之策謀因謂之戰國策

王氏攷證邊通學短長蒯通著爲短長說主父偃學長短從橫術姚氏宏校定綜四百八十六條太史公所采九十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四庫提要雷家學又新語註云可以觀作　史記取戰國策九十三事皆與今本合）

四庫提要曰向序稱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按莒字未詳今姑仍原本錄之）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重複得三十三篇又稱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云云則向編此書本裒合諸家之記删併重複排比成帙所謂三十三篇者實非其本來次第也

奏事二十篇秦時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

文心雕龍章表篇降及七國未變古式言事于王皆稱上書秦初定制改書曰奏奏啓篇云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漢之輔上書稱奏陳政事獻典儀上急變劾愆謬總謂之奏奏者進也言敷于下情進于上也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觀王綰之奏勳德辭質而義近李斯之奏驪山事略而意逕政無膏潤形于篇章矣

史秦始皇本紀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辭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辭曰云云登之罘立石頌秦德南登琅邪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曰云云二十九年始皇遊登之罘刻石其辭曰云云其東觀曰云云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刻碣石門其辭曰云云三十七年始皇出遊至錢唐臨浙江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云云二世皇帝元年

春東行郡縣刻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

按嚴氏可均輯全秦文王綰有議帝號議封建二篇李斯有上書諫逐客上書言治驪山陵議廢封建議刻金石議燒詩書百家語上書對二世上書言趙高獄中上書八篇又公子高奏之諸公子也有上書請從死一篇又僕射周青臣進頌一篇博士淳于越議封建一篇諸儒生議封禪一篇羣臣議尊始皇廟一篇李斯獄中上書云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則刻石名山文皆斯手筆也有嶧山刻石泰山刻石琅邪臺刻石之罘刻石之罘東觀刻石碣石門刻石會稽刻石刻始皇所立刻石惟嶧山刻石始皇本紀不載凡刻石文八王氏攷證謂秦刻石者四非也又有句曲山白璧刻文玉璽文金狄銘秦權文四篇凡是類皆當在此二十卷中隋志小學家有秦皇東巡會稽刻石文一卷則但有搨本一種非其全也

楚漢春秋九篇陸賈所記

本書列傳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辨居左右常使諸侯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卒拜佗爲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拜賈爲太中大夫孝惠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賈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以好畤田地善往家焉呂太后時爲陳平畫呂氏數事游漢廷公卿間名聲藉甚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孝文卽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佗去黃屋

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指陸生竟以壽終又傳贊曰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不受憂責從容平勃之間附會將相以彊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司馬遷傳贊曰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迄于大漢按裴駰史記集解序引班固此文作天漢此大漢當誤屬也

後漢書班彪傳彪論前史得失曰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

史記集解序索引曰楚漢春秋漢太中大夫楚人陸賈所撰記項氏與漢高祖初起及說惠文間事

隋志史部雜史篇楚漢春秋九卷陸賈撰又曰陸賈作漢春秋以述誅鋤秦項之事唐經籍志楚漢春秋九卷陸賈撰唐藝文志陸賈楚漢春秋九卷

史通六家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又題目篇云案呂陸二氏各著一書唯次篇章不繫時月此乃子書雜記而皆號曰春秋考名責實奚其爽歟又雜述篇云史氏流別殊途並鶩権而爲論其流有十一曰偏記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詳略難均有權記當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春秋此之謂偏記者也又雜說篇云案劉氏初興書唯陸賈而已子長述楚漢之事專據此書然觀遷之所載往往與舊不同如酈生之初謁沛公高祖之長歎鴻鵠非唯文句有別遂乃事理皆殊

王氏攷證洪氏曰陸賈書記當時事而所言多與史不合顏師古屢辨之若高祖之臣別有梓潼南宮侯張耳淮陰舍人謝公

經義考曰案楚漢春秋顏師古漢書注李善文選注皆引之則唐時尚存又太平御覽亦引之則宋初猶未亡也

高郵茆泮林輯本序曰楚漢春秋今散佚不可復得彙刻諸書中亦未見輯本泮林因其書與左傳國語世本國策均爲龍門作史闕稿所據惟世本及陸書無傳故旣輯世本成帙復于此書留意焉

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

太史公自序曰太史公有子曰遷遷生龍門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筰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顯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今史記放絕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于明堂諸神受紀于是論次其文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

本書列傳曰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著十二本紀作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藏之名山副在京師遷之自序云爾而十篇缺有錄無書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

祖述其書遂宣布焉又傳贊曰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
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後漢書班彪傳彪旣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其得失其略論
曰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采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
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
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
史通六家篇史記家者其先出于司馬遷自五經間行百家競列事跡錯糅前後乖舛至遷
乃鳩集國史采訪家人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合百三十篇因
魯史舊名目之曰史記自是漢世史官所續皆以史記爲名又正史篇云孝武之世太史公
司馬談欲錯綜古今勒成一史其意未就而卒子遷乃述父遺志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
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而十篇未成有錄而已張晏漢書注云十篇遷歿後亡失此
說非也
錢大昕史記攷異曰子長述先人之業作書繼春秋之後成一家言故曰太史公書以官名
之者承父志也以虞卿呂不韋著書之例言之當云太史公春秋不稱春秋者謙也藝文志
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俱入春秋家而班叔皮亦稱爲太史公書蓋子長
未嘗名其書曰史記桓譚云遷著書成以示東方朔朔皆署曰太史公署之者名其書也或
者不察以公爲朔稱遷之稱失之遠矣周本紀陳杞世家儒林列傳十二諸侯年表老子列

傳天官書太史公自序諸所稱史記皆指前代之史而言班史五行志所引史記亦非太史公書楊惲傳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初不云史記攷前後漢書多云太史公書皆不云史記史記之名疑出魏晉以後非子長著書之意也後漢書班彪傳有司馬遷著史記之語此范蔚宗增益非東觀原文

按史志著錄稱太史公者惟見是志其後隋唐志所載諸家解註皆稱史記無復稱太史公書者矣

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

劉歆七略曰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後事劉向能屬文博通强記與孟柳同待詔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

本志韋昭注曰馮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商字子高

本書張湯傳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如淳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以能屬書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按張湯傳贊是亦采馮商所續書

史通正史篇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已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于哀平間猶名史記

按本志是篇都凡之下注云省太史公四篇當是馮氏續書馮所續著錄七篇省四篇蓋十一篇故班氏韋氏並云十餘篇

太古以來年紀二篇

禮記正義序曰伏犧之前及伏犧之後年代參差所說不一緯候紛紜各相乖背且復煩而無用

王氏攷證春秋緯曰開闢至獲麟三百七十六萬歲分爲十紀大率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

艾軒林氏曰伏羲氏元年辛巳或以爲甲寅陶唐氏元年戊辰或以爲辛卯或以爲甲辰舜之年月以孟子司馬遷之言求之歲書似亦有不合者

漢著紀百九十卷

顏師古集注曰若今之起居注

本書劉向傳向上奏曰及項籍之敗星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于衝滅光星見之異（孟康曰月行交道之會也相掩而既也京房所謂陰氣盛薄日光未也）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孟康曰星墜下有地爲天狗有狀星）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皆著于漢紀云

又五行志云凡漢著紀十二世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三朔十四晦三十六先晦一日三

（按此則漢著紀百九十卷當訖于平帝元始元年其實平帝附著紀七年所未及當是後人續成之）

又厤志三統厤譜曰漢高祖皇帝著紀伐秦繼周木生火故爲火德天下號曰漢著紀高帝即位十二年惠帝著紀即位七年高后著紀即位八年文帝前十六年後七年著紀即位二十三年景帝前七年中六年後三年著紀即位十六年武帝建元元光元朔各六年元狩元

鼎元封各六年太初天漢太始征和各四年後二年著紀即位五十四年昭帝始元元鳳各六年元平一年著紀即位十三年宣帝本始地節元康神爵五鳳甘露各四年黃龍一年著紀即位二十五年元帝初元永光建昭各五年竟寧一年著紀即位十六年成帝建始河平陽朔鴻嘉永始元延各四年綏和二年著紀即位二十六年哀帝建平四年元壽二年著紀即位六年平帝著紀即位元始五年以宣帝玄孫嬰爲嗣謂之孺子著紀新都侯王莽居攝三年王莽居攝盜襲帝位竊號曰新室始建國五年天鳳六年地皇三年著紀盜位十四年更始帝著紀以漢宗室滅王莽即位二年赤眉賊立宗室劉盆子滅更始自漢元年訖更始二年凡二百三十歲光武皇帝著紀以景帝後高祖九世孫受命中興復漢改元曰建武三十一年中元二年即位三十三年（按此漢著記百九十卷蓋即如此書所載至光武帝紀止[illegible]可知本[illegible]七略[illegible]錄故[illegible]書志其下許諸人所撰）

王氏攷證劉歆曰漢之舊典世有注記谷永言災異有八世著記久不塞除之語荀悅申鑒曰先帝故事有起居注動靜之節必書焉通典曰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馬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似在宮中爲女史之任

漢大年紀五篇

本書高祖本紀注臣瓚曰帝年四十二即位即位十二年壽五十三惠帝本紀注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七年壽二十四文帝本紀注帝年二十三即位即位二十三年壽四十六景帝本紀注帝年三十二即位即位十六年壽四十八武帝本紀注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五十四年壽七十一昭帝本紀注帝年九歲即位即位十三年壽二十二（師古曰帝年八歲即位明年改元改元之後凡十三年年二十二）

宣帝本紀注帝年十八即位即位二十五年壽四十三元帝本紀注帝年二十七即位即位十六年壽四十三成帝本紀注帝年二十即位即位二十六年壽四十五（師古曰即位明年乃改元凡壽四十六）哀帝本紀注帝年二十即位即位六年壽二十五（師古曰即位明年乃改元凡壽二十六）平帝本紀注帝年九歲即位即位五年壽十四（師古曰漢注云帝春秋益壯以母衛太后故怨不悅莽自知益疏篡弑之謀由是生因到臘日上椒酒置藥酒中故翟義移書云莽鴆殺孝平皇帝）章如愚山堂攷索前集曰非有漢著記百九十卷漢大年紀五篇則孟堅十二帝紀何所考證而作也

玉海藝文編年類漢大年紀漢志春秋家五篇高祖文帝武帝紀臣瓚注引漢帝年紀蓋即此書

按此似大事記之類而臣瓚所注漢帝年紀亦在其中惟高后紀無瓚注外戚傳亦不言其年壽但知其臨朝八年耳（又按以上兩書疑七略舊無班氏始據其時所有成書新著錄于此）

又按此篇凡分兩章自春秋古經至議奏十八條爲一章皆經傳之屬也自國語至漢大年紀十一條爲一章皆古今史傳附著于此篇者也其經傳之中分爲七段春秋古經公穀二家經古今文經本也是爲第一段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傳所謂春秋分爲五自昔相傳者也爲第二段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氏微傳抄撮成編別爲一體後世史鈔之流權輿于此爲第三段公羊外傳穀梁外傳爲第四段公羊章句穀梁章句爲第五段公羊雜記顏氏記董仲舒治獄爲第六段顏氏遠在董氏之後而列于其前者以其書與雜記相類從而治獄在春秋家自爲體裁故次于後此三家皆公羊學故別爲一段次

章句之後攷之尚書家禮家皆以石渠議奏置諸末簡此循其例故以議奏爲第七段終爲其所附古今史傳亦分四段國語新國語爲一段世本戰國策奏事楚漢春秋爲一段太史公馮商續太史公爲一段太古以來年紀漢著記漢大年紀爲一段是篇所分章段如此或詆爲無義例無倫類者不自知其妄也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按以春秋古經合左氏傳爲一家公羊穀梁經合內外傳序句解記爲二家論二十條爲一家正合二十三家之數然張是例也緣所據有二十一家九篇者曾一單古今文經說選二傳爲一則有三十條除爲一家又公穀二家並爲二家實有三十一家其篇數將公穀二家經各十一卷合爲廿二卷實止于凡百一篇凡缺少入家從具四十七篇今數之篇爲三十一家九百一篇王氏數理合求決疑以自六經以運陰陽之家其數或多或少爭缺九百四十八篇而其數之不及者七十有一抹此皆不及者以多出書之則爲八百七十七篇以缺少者之則爲一千一十九篇其數竹未合不知云何此決疑而時以一歎疑也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愼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尙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旣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厤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襃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于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于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

顏氏集注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已下爲篇名曰從政

劉向別錄曰古壁所得謂之古論

桓譚新論曰古論語二十一篇文異者四百餘字

論衡正說篇說論語者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但周以八寸爲尺不知論語所獨一尺之意夫論語爲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勑己之時甚多數十百篇以八寸爲尺紀之約省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紀識恐忘故但以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二河間九篇本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尚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安國以敎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讚或是或誤說論語者但知以剝解之問以纖微之難不知存問本根篇數章目溫故知新可以爲師今不知古稱師如何 按此文似有脫誤大致謂其初有二河間獻王所獻九篇孔壁所得二十一篇其後魯人齊人則并復定爲魯論二十篇齊論二十二篇而河間之本即在其中故其本篇不復傳

鄭康成六藝論曰論語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定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孝經尺二寸讖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 讖我敘曰按論語由子夏等六十四人所撰

後漢趙岐孟子題辭曰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 按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云孝文皇帝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于學官爲置博士

釋文錄敘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及時人所言或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終微言已絕弟子恐離居已後各生異見而聖言永滅故相與論撰因輯時賢及古明王之語合成一法謂之論語鄭康成云仲弓子夏等所撰定漢興傳者則有三家古論語者出自孔氏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篇次不與齊魯論同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

隋書經籍志論語者孔子弟子所錄孔子既叙六經講于洙泗之上門徒三千達者七十其與夫子應答及私相講肄言合于道或書之于紳或事之無厭仲尼既沒遂緝而論之謂之論語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出章句煩省與魯論不異唯分兩子張爲二篇故有二十一篇

馬氏玉函山房有古論語鄭氏本六卷

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

顏氏集注如淳曰多問王知道皆篇名也

劉向別錄曰齊人所學謂之齊論

釋文叙錄齊論語者齊人所傳別有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于魯論

隋書經籍志齊人傳者二十二篇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爲本參攷齊論古論而爲之注魏陳羣王肅周生烈皆爲義說何晏又爲集解是後諸儒多爲之注齊論遂亡

王氏攷證艾軒林氏曰許氏說文有所謂逸論語是康成之注未行而論語散逸已有不傳

者恐謂問王疑卽問玉也篆文相似

經義考洪适曰季氏篇或以爲齊論又曰說者謂問王知道是內聖外王之業此傳合也語出

馬氏拜後漢說論輯上 論語二十篇皆就首章字義名篇非有包括全篇之義今逸論語見于說文初

學記文選注太平御覽等書其詮玉之屬特詳竊疑齊論所逸二篇其一乃問玉非問王也

考之篆法三畫正均者爲玉中畫近上者爲王初無大異因譌玉爲王耳王伯厚亦云問王

疑卽問玉宜其然乎馬氏玉函山房有齊論語輯本一卷

按舊例文相聯貫此齊二十二篇者蒙上文論語二字刻書者以其前有注文遂强分爲

一條

魯二十篇傳十九篇

劉向別錄曰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又曰魯人所學謂之魯論

本志敘傳魯論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

侯張禹皆名家蕭望之本傳云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

釋文敘錄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卽今所行篇次是也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

韋賢及子玄成魯扶卿鄭云扶先·蓋或先先生 太子少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並傳之各自名家按此

所敘名家又有韋玄成夏侯建二人與漢志不同蓋據鄭陸·有韋玄成陳隋志亦有韋丞相夏侯父子無小夏侯建

經義考曰按魯論語堯曰篇無不知命一章齊論語則有之蓋後儒參入其字義異讀者傳

不習乎讀傳爲專之類凡二十七條

按舊例文相聯貫此條與前一條皆蒙上文論語二字猶言論語齊二十二篇論語魯二十篇也其曰傳十九篇又蒙本條上文魯字言魯傳十九篇也刻書者皆以注文間隔誤分為條

齊說二十九篇

劉歆七略曰論語家近瑯邪王卿不審名及膠東庸生皆以教

本志敘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師古曰王吉字子陽故謂之王陽）

魏何晏集解序曰齊論語二十二篇瑯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宋邢昺疏曰王卿天漢元年由濟南太守為御史大夫庸生名譚王吉字子陽三人皆以齊論語教授于人（按釋文敘錄亦有瑯邪王卿與七略同而本志不之及按百官表天漢元年濟南太守瑯邪王卿為御史大夫二年有罪自殺亦見武帝本紀何晏敘首稱漢中壘校尉光祿大夫劉向）

魯夏侯說二十一篇（晉公云疑此一說文字皆宋之別論）

夏侯勝始末見前尚書家

本傳勝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師古曰解說其意若今義疏也

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

本傳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勺禹至長安從沛郡施讎受易（按儒林易家施讎傳及證）

邪賀爲少府事多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問讎授張禹至丞相自有傳 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衆舉爲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奏寢罷歸故官久之試爲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皇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爲東平內史成帝即位徵禹以師賜爵關內侯拜爲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爲丞相封安昌侯爲相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成帝崩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薨諡曰節侯初禹爲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按經義攷引云以上爲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按論語鄭敘目已見釋文此似有脫文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寢微按禹傳劉向本一年

本志敘曰張氏最後而行于世

何晏集解敘曰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包周見後漢書儒林傳

釋文敘錄安昌侯張禹受魯論于夏侯建按本傳言禹從王陽庸生問論語不言受于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而行于漢世禹以論授成帝

隋書經籍志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攷之刪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號張侯論當世重之

王氏攷證晁氏公武曰齊論有問王知道二篇詳其名是必論內聖之道外王之業未必非夫子之最致意者不知何說而張禹獨遺之禹身不知王鳳之邪正其不知此固宜然勢位足以軒輊一世使斯文遂喪惜哉

文獻經籍攷齊論多于魯論二篇曰問王知道史稱爲張禹所刪以此遂無傳且夫子之言禹何人而敢刪之然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自孔壁出者章句與魯論不異惟分堯曰篇子張問以下爲一篇共二十一篇則問王知道二篇亦孔壁中所無度必後儒依倣而作非聖經之本眞此所以不傳非禹所能刪也

按安昌侯說鄭氏作注何氏作集解卽據其本止于二十篇此多出一篇魯夏侯說亦多出一篇此一篇疑卽鄭氏所注論語篇目弟子別詳余所輯後漢藝文志

魯王駿說二十篇

本書王吉傳吉字子陽琅邪皋虞人也少好學明經爲昌邑中尉博士諫大夫謝病歸元帝初卽位徵吉吉年老道病卒初吉兼通五經能爲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說易令子駿受焉駿以孝廉爲郎中遷諫大夫趙內史道病免官歸起家復爲幽州刺史遷司隸校尉少府京兆尹代薛宣爲御史大夫居位六歲病卒

又儒林梁邱賀傳賀傳子臨臨學精熟專行京房法琅邪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乃使其子郎中駿上疏從臨受易

世系吉字子陽漢諫大夫始家皋虞後徙臨沂都鄉南仁里生駿字偉山御史大夫按駿字史不具

修[illegible]于此

按史傳但言王陽名家不及王駿蓋傳其父學然王陽傳齊論而其子乃爲魯說則又別

自名學與其父異猶劉向治穀梁子歆治左氏也

燕傳說三卷

經義考曰無名氏燕傳說漢志三卷佚

按此殆燕人相傳之說或疑爲傅字謂燕人傅會其說不得而詳已

議奏十八篇石渠論

經義考曰論語石渠議奏漢志十八篇佚

按論語家與石渠者唯淮陽中尉韋玄成太子太傅蕭望之二人皆治魯論語者也時黃

門郎梁邱臨奉使問諸儒蕭望之則不奏其議可攷見者唯此三人而已

又按韋玄成傳玄成與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于石渠閣攷五經諸儒中唯琅邪

王吉兼通齊論疑此議奏當有王吉一家在內而齊論問王知道二篇當日所以去留之

故亦必在此十八篇中惜無由攷見矣

孔子家語二十七卷

顏氏集注曰非今所有家語

禮樂記正義引魏傅士馬昭曰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曰肅私定以難鄭玄按馬昭所見已

按此二十七卷之本矣

經義考孔子家語漢志二十七卷佚別本存邱瑛曰王文憲公柏家語考一編以四十四篇之家語乃王肅自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記割裂織成之孔衍之序亦王自爲也按孔安國家語後序亦後人僞譔

四庫簡明目錄曰孔子家語十卷魏王肅注家語雖名見漢志而書則久佚今本蓋卽王肅所依托以攻駁鄭學馬昭諸儒已論之詳矣按隋唐宋史志所載孔子家語皆非本書故不具

孔子三朝七篇

顏氏集注曰今大戴禮有其一篇蓋孔子對魯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朝

劉向別錄曰孔子見魯哀公問政比三朝退而爲此記故曰三朝凡七篇

三國蜀志秦宓傳宓曰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事蓋有不可嘿嘿也注引劉向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臣松之案中經簿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錄餘者所謂七篇

王氏攷證七篇者今攷大戴禮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閒史記漢書文選注所引謂之三朝記爾雅疏張揖引三朝記皆此書也

經義考孔子三朝記漢志七篇佚

今人書目答問孔子三朝記七卷目錄一卷臨海洪頤煊校錄傳經堂本

孔子徒人圖法二卷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列傳又曰公孫龍字

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自子石以右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于左索隱曰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唯文翁孔廟圖作七十二人又曰如文翁圖所記又有林放蘧伯玉申棖申堂俱是後人以所見增益今殆不可攷

梁元帝金樓子著書篇職貢圖序曰尼邱乃聖猶有圖人之法

經義攷孔子徒人圖法漢志二卷佚按徒人圖法藝文志在論語部殆即家語所云弟子解史記所云弟子籍是也

又承師篇云藝文志有孔子徒人圖法隋志有鄭康成論語孔子弟子目錄唐志作論語篇目弟子惜俱失傳議禮者止以家語爲憑至斥史記爲傳會若文翁禮殿圖置之不復參詳矣

按此是弟子圖猶蜀守文翁學堂圖不知何人所圖圖凡若干人皆不可攷史記稱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史公據以作弟子列傳者似與此別爲一書

又按此篇凡分三段附著一段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皆本經也爲第一段魯傳齊說魯夏侯說安昌侯說王駿說燕傳說六家皆傳注解釋之屬爲第二段議奏則雜論同異爲第三段以下家語三朝記徒人圖法則附著于是篇猶春秋家議奏之後附著國語世本等十一家之例也

凡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按所載凡十二條以爲一家則十二家不誤然魯論語與魯說合爲一條當刪出各爲一家則尚缺一家其篇數亦缺一篇今改定當爲一十三家二百三十篇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于世

按釋文敍錄傳齊論者少府宋畸之下又有琅邪王卿傳魯論者丞相韋賢之下有其子玄成魯扶卿之下有太子少傅夏侯建又按百官公卿表宣帝本始二年[illegible]宋畸[illegible]爲大鴻臚徙左馮翊四年左馮翊宋畸爲少府六年[illegible]三年[illegible]京師[illegible]之下都城未至京師不足[illegible]以爲[illegible]是上[illegible]任在民間[illegible]水大[illegible]之名曰[illegible]此宋畸[illegible]下少府宋畸問狀[illegible]之[illegible]地節三[illegible]所載宋畸爲少府六年中之事[illegible]也及[illegible]爲少府宋畸始來時可致見知此

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

劉向別錄曰孝經古孔氏者古文字也庶人章分爲二也曾子敢問章爲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

本志敍經文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臣瓚曰孝經云續莫大焉而諸家之說各不安處之也

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

後漢召陵萬歲里公乘許沖上說文解字書曰臣父愼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

釋文敍錄又有古文出于孔氏壁中別有閨門一章自餘分析十八章總爲二十二章

隋書經籍志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孫氏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

篇簡缺解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爲二十二章

王氏攷證孝經古孔氏二十二章孔惠所藏許沖上父說文云古文孝經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按志云孔氏壁中古文則與尙書同出也蓋始出于武帝時至昭帝時乃獻之

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

本志敘曰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

釋文敘錄孝經亦遭焚燼河間人顏芝爲秦禁藏之漢氏尊學芝子貞出之是爲今文凡十八章又有古文二十二章劉向校書定爲十八

隋書經籍志遭秦焚書爲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

經義考荀爽曰漢制使天下誦孝經孫本曰顏芝之今文非有斷章錯簡乃孔氏全經也文景置博士且令衞士通習矣昭帝時魯三老復獻古文而成帝命劉向典校經籍除其繁惑夫既經向校定則世所傳者乃劉向之今文而非顏芝今文矣

長孫氏說二篇

隋書經籍志而長孫氏有閨門一章

經義攷孫本曰閨門章漢初長孫氏傳今文卽有之劉向以顏本考定雖云除其繁惑然謂經文大較相同則閨門章未嘗刪矣

馬國翰曰長孫氏名字爵里俱無考漢興傳孝經漢志長孫氏說二篇隋唐志不著錄佚已

久附志謂長孫有閨門一章據孔安國古文傳本錄出汲漢初大師傳經之首功惜其說不可得而視矣

按長孫氏始末未詳儒林傳韓詩家有淄川長孫順爲博士宣元時人爲韓太傅四傳弟子或其後歟

江氏說一篇

本書儒林傳魯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邱江公盡能傳之又曰瑕邱江公授穀梁春秋及詩于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又曰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說又曰宣帝即位求能爲穀梁者莫及蔡千秋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江博士復死

按此江氏蓋即宣帝時博士瑕邱江公之孫世傳魯詩穀梁春秋又以孝經名其家史失其名字

翼氏說一篇

本傳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按儒林傳同師于后倉）三人經術皆明衡爲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不仕好律曆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以爲中郎博士諫大夫年老以壽終子及孫皆以學在儒官

按奉爲后氏弟子其孝經之學亦受之后氏可知

后氏說一篇

后倉有齊詩故見前詩家

馬國翰輯本序曰攷漢書匡衡傳引稱孝經衡爲介之弟子漢人說經皆本師法則所稱述信爲后氏遺說采列一家其引經字句與今不同足資參攷訓辭尤莊雅可誦云

按后氏爲翼氏之師本志篇敘亦敘后介于翼奉之前而其書乃列翼氏之後或后氏之弟子所錄成書在翼氏之後或轉寫顛倒之誤無以詳知

雜傳四篇

王氏攷證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蓋雜傳之一也

經義考蔡邕引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者中廟明堂之位也賈氏齊民要術耕田篇引文侯之言云民春以力耕夏以鑪耘秋以收斂當是孝經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注也

按春秋繁露五行對引河間獻王問孝經天經地義之說于溫城董君董君假獻王官屬此篇或亦在雜傳中雜傳者不主一家劉中壘裒錄諸家之說題以此名其人皆在安昌侯張禹之前故次之于此

安昌侯說一篇

安昌侯張禹有魯論語說見前論語家

馬國翰輯本序曰邢昺正義引劉瓛述張禹之義僅一節他或引稱舊說攷孝經以說名者漢志四家長孫氏江氏翼氏后氏俱無傳述張禹之義既見劉瓛所引則佚說六朝時尚存正義取裁齊梁諸疏故得據而述之合輯六節云

按自長孫氏至此六家皆上文孝經二字舊文聯屬成篇自然一氣貫串今改爲分條遂

隔越不相統壹而戴氏后氏之叙次先後亦未必不因分條而誤

五經雜議十八篇石渠論

本書韋玄成傳宣帝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是時王未就國玄成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

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于石渠閣條奏其對

又劉向傳向本名更生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于石渠

又儒林施讐傳詔拜讐為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于石渠閣

隋經籍志論語類五經義六卷梁七卷（不著撰人觀以序求之即此書）唐經籍志經解類五經雜義七卷劉

向撰藝文志劉向五經雜義七卷

玉海藝文曰宣紀甘露三年三月詔諸儒講論五經同異易則施讐梁邱臨書則周堪張山

拊林尊歐陽地餘假倉詩則韋玄成張生薛廣德禮則戴聖韋玄成聞人通漢穀梁則蕭望

之劉向尹更始

經義考曰按徐天麟西漢會要載雜議諸儒姓名蕭望之韋玄成施讐梁邱臨歐陽地餘

林尊周堪孔霸張山拊張生薛廣德戴德戴聖聞人通漢劉向凡十五人攷假倉以小夏侯

學為謁者論石渠而徐氏失載又大戴未聞其議石渠蓋誤讀孟卿傳也

四庫提曰宣帝有石渠五經雜議十八篇漢志無類可隸遂雜置之孝經類中

按石渠諸儒姓名玉海及經義攷所舉各有所遺今詳攷儒林傳列傳綜彙于此易家有

施讐梁邱臨尚書家有歐陽地餘林尊周堪張山拊假倉詩家有韋玄成張長安薛廣德

禮家則戴聖聞人通漢春秋公羊家則嚴彭祖申輓伊推宋顯許廣穀梁家則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亥而王㒒之以五經名家與韋玄成條奏其議梁邱臨奉問難可攷見者凡二十有三人玉海以爲望之專屬穀梁家非是又會要有孔霸今攷孔光傳皆不言其論石渠亦似誤讀儒林周堪傳也王亥鄭氏六藝論作王彥

又按玉海云書議奏四十二篇禮議奏三十八篇春秋議奏三十九篇論語議奏十八篇五經雜議十八篇凡百五十五篇宗按易詩孝經無議奏者殆以所議不多泉于五經雜議中

爾雅三卷二十篇

大戴記孔子三朝記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于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于古足以辨言矣

西京雜記劉歆曰郭威字文偉茂陵人也好讀書以謂爾雅周公所制而有張仲孝友非周公之制明矣余嘗以問揚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家君以爲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又記言魯哀公孔子教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傳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

鄭康成駁五經異義曰某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旨蓋不誤也又鄭志荅張逸曰爾雅之文雜非一家之著則孔子門人所作亦非一人

魏張揖進廣雅表曰昔在周公纘述唐虞宗翼文武克定四海勤相成王六年制禮以導天

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今俗所傳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
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疑莫能明也
王氏攷證舊說此書始于周公以教成王晁氏曰爾雅小學之類附孝經非是
四庫提要曰三朝記稱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則爾雅之來遠矣然不云爲誰作張揖進廣
雅表于作書之人亦無確指其餘諸家所說小異大同今參互考之曾粹中放齋詩說云爾
雅毛公以前其文鮮略毛鄭康成時則加詳大抵小學家綴輯舊文遞相增益周公孔子皆
依托之詞觀釋地有鶼鶼釋鳥又有鶼鶼同文複出知非纂自一手其中釋詩者不及十之
一非專爲詩作釋五經者不及十之三四更非專爲五經作今觀其文大抵采諸書訓詁名
物之同異以廣見聞實自爲一書不附經義其取楚辭莊子列子穆天子傳管子呂氏春秋
山海經尸子國語之文蓋亦方言急就之流特說經之家多資以證古義故從其所重列之
經部耳
孫星衍尸子輯本序曰尸子出周秦之間遺文佚說時足證左經傳其引爾雅天帝后皇之
屬十有餘名可證叔孫通梁文增補之說
王鳴盛蛾術編說錄曰漢藝文志爾雅三卷二十篇云卷者卷帙繁多分爲上中下二十篇
者自釋詁至釋畜凡十九篇別有序篇一篇郭璞序云聖賢所作訓詁遞陳周公倡之于前
子夏和之于後疏云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今序篇不
知是周公作乎仲尼子夏作乎顧廣圻云毛詩疏引爾雅序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

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郭璞旣作注則序篇亦當有注而今亡之

南康謝啓昆小學考爾雅漢志三卷二十篇今本十九篇存

小雅一篇古今字一卷宋鄭目今字下舊本有爾字

鼂氏讀書志小爾雅孔子古文也見于孔鮒書

陳氏書錄解題曰漢志有此書亦不著名氏今館閣書目云孔鮒撰蓋即孔叢子第十一篇也曰廣詁廣言廣訓廣義廣名廣服廣器廣物廣鳥廣獸凡十章又度量衡爲十三章當是好事者析出別行

王氏攷證小爾雅一篇孔鮒撰十三章申衍詁訓見孔叢子李軌解一卷

四庫提要存目曰漢書藝文志有小雅一篇無撰人名氏隋唐志並載李軌注小爾雅一卷其書久佚今所傳本則孔叢子第十一篇鈔出別行者也分十三章頗可以資考據然亦時有舛迕非漢志所稱之舊本

謝啓昆小學考曰小爾雅非漢志之小雅戴氏震論之詳矣錢君東垣頗信其書爲校證之其所校乃宋咸注本也

錢大昕三史拾遺曰李善文選注引小爾雅皆作小雅此書依附爾雅而作本名小雅後人僞造孔叢以此篇竄入因有小爾雅之名失其舊矣宋景文所引邵本亦俗儒增入不可據

上虞王煦疏曰謂之小者蓋廣爾雅之未備附爾雅而行故稱名小也漢書藝文志小爾雅一篇不著撰人名氏館閣書目云孔鮒撰蓋即孔叢子弟十一篇也

又曰小爾雅爲先秦古書漢成哀間劉向劉歆編入錄略後漢班固列于藝文志自漢迄唐傳注家皆取以訓釋經義間有異詞而近世東原戴震從而譏之曰小爾雅乃後人皮傅掇拾而成非古小學遺書今按小爾雅本文證以漢魏諸儒傳注之義知東原之說非也今悉爲辨正大旨曉然其有餘義各詳本疏庶後之讀是書者不詿誤于不根之說也

又曰漢唐諸儒釋經凡引小爾雅之文多通稱爾雅亦有稱小雅者一見于陸氏周頌清釋文至李善注文選則統稱小雅蓋省文也亦有小爾雅所無而見引于他書者如易釋文考工記莊子釋文元應一切經音義酈道元水經注或本書佚文或傳寫之誤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孝經部古今字與小爾雅爲一類按爾雅訓詁類也主于義理古今字篆隸類也主于形體則古今字必當依史籀倉頡諸篇爲類而不當與爾雅爲類矣又二書亦不當入於孝經按古今字分別古今言其同異耳毛詩傳引爾雅序篇公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詁釋言形訓也故古今字與爾雅小雅一類之學相爲表裏者也故附下其後又爾雅小雅古今字三書幷皆不以爲小學故附于五經總義之後

按小雅錢宮詹以爲後人竄入孔叢子最爲切理饜心之論猶夏小正三朝記大戴竄入八十五篇中也未必確是孔鮒故不具其始末

又按本志尙書家篇叙曰古文尙書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此古今字即解古今語之書

又按古今字一卷謝氏小學攷失載今攷唐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引魏張揖古今字詁曰古文悉今作閔同眉殞反悉憐也古文挺今作接同子葉反古文針箴二形今作鍼同支

淫反古文亥榎二形今作阿同烏可反其言古今字形相同者意卽此古今字其下反音

及訓釋則張揖之詁揖書三卷今不可見此雖非僞證然亦相去不遠

又按此條亦是刻書者分析不明誤連兩書爲一條與易家古雜一條孟氏京房一條相

類

弟子職一篇

說三篇

顏氏集注應劭曰管仲所作在管子書.

王氏攷證管子雜篇第五十九有學則蚤作受業饌饋乃食灑掃執燭請衽退習等章朱文

公曰竊疑是作內政時士之子常爲士因作此以教之

明朱長春管子評曰弟子職是古左塾師學規以發蒙求者故韻格相叶便於童兒課讀不

知何代何師所著其文詞近二禮中祝銘之體意成周設鄉學頒定教儀管子書中存之以

教五鄉之士之子耳少儀小學雜述禮節而此專屬書堂教條子游示灑掃應對進退此是

略具格式矣

莊述祖集解序曰弟子職在管子書古者家塾教弟子之法漢藝文志附石渠論爾雅後蓋

以禮家未之采錄故特著之六藝有說三篇今佚案別錄有子法世子法弟子職記弟子事

師之儀節受業之次敘亦曲禮少儀之支流餘裔也漢建初論五經引弟子職鄭康成每據

以說禮當時尤重之與六藝同注管子者或云房玄齡或云尹知章要皆唐人舊注猶不失

訓詁之旨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載弟子職亦采舊注間有與世所傳劉績補注同者不能復爲別出近洪北江編修所撰弟子職箋釋徵引尤博今並錄之稍有所增演名曰集解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弟子職必非管子所撰或古人流傳成法輯管子者采入其書前人著作此類甚多

按此說三篇王氏攷證以爲孝經說此次于弟子職之後舊本行款文相聯屬明是弟子職之說莊氏之言是也

又按此篇凡分二段附著一段古孔氏經及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經爲一段皆古今文本經也四家說及雜傳安昌侯說爲一段皆傳注之屬也孝經居六蓺之末故凡六蓺流亞如五經雜議以下六家並附著于此篇

凡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 按所錄有十七家內四家經及說解附見[illegible]除去合并計算劉數有十三家其篇數若以篇雜三卷二十篇合爲二十三篇則凡十九篇正如其數然以一書析其書數又計其篇數必屬是例此二十三篇在漢時本是注文不入算數其劉[illegible]者引[illegible][illegible]宜可知今校定篇數一十三家三十九篇 又按四家之經本無訓釋文皆同求必如是家之[illegible]孟[illegible]錄書家之歐陽大小夏侯詩家之齊魯韓禮家之后氏戴氏春秋家之公羊穀梁論語家之齊魯各說一篇故依以一卷計算也

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 四庫提要曰舉經授受[illegible]疑錯故簡疑江翟后皆疑其僞今觀其文去二戴所錄爲近要爲七十子徒之遺書使河間獻王采入一百三十一篇中則亦禮記之一篇與儒行緇衣轉從其類惟其各出別行稱孔子所作傳錄者又分章標目自名一經後儒以不[illegible]繫辭論語繩之亦有由矣中間孔鄭兩本互相勝負始以開元御注用今文遵制者從鄭後以朱子刊誤用古文講學者又轉而從孔案其文句小異義理不殊當以其[illegible]之書爲定論○按[illegible][illegible]謂授受無緒者知后

倉史則書其體時殘不詳其說學授殊爲亦佚言其從施讐周易王吉齊論魯論亦不書
其從施受學經師無以明之是孫氏其師授亦不可考此類是已若曾之官見孫氏日抄中

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

本志叙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

許慎說文解字叙曰及宣王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金壇段玉裁注曰大史官名籀人名也省言之曰史籀其姓不詳記傳中凡史官多言史某而應劭張懷瓘顔師古封演郭忠恕引說文皆作大史史籀或疑大史而史姓恐未足據大篆十五篇亦曰史籀篇亦曰史篇王莽傳徵天下史篇文字孟康云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此古文二字當易爲大篆大篆與倉頡古文或異見于許書十四篇中者備矣凡云籀文作某者是也或之云者不必盡異也蓋多不改古文者矣籀文字數不可知尉律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此籀字訓讀書與宣王大史籀非可牽合或因之謂籀文九千字誤矣大篆之名上別乎古文下別乎小篆而爲言曰史篇者以官名之曰籀篇籀文者以人名之而張懷瓘書斷乃分大篆及籀文爲體尤爲非是又謂籀文亦名史書尤非

晉書衛恒傳恒作四體書勢曰大篆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

唐尉元度論十體書曰秦焚詩書惟易與史篇得全王莽之亂此篇亡失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爲之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二三晉世此篇廢今略傳字體而已

宋翟耆年籀史曰史籀變倉頡之法作大篆總天下字一以會意會意爲書之法自籀始

王氏攷證科斗之書始于倉頡其文至三代不改周宣王時雖史籀有大篆十五篇猶與科斗並行故終三代所用者惟篆與倉頡二體盧植曰古文科斗近于爲實而猒抑流俗降在小學又曰歐陽公指石鼓爲籀書以前乎籀書則古文科斗也

謝啓昆小學考曰按今所傳石鼓文相承以爲史籀作史篇亡而文廑存者許君說文解字敘曰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如首文从篆則重文載古作某籀作某若重文載古作某篆作某則首文卽从籀可知也

馬國翰輯本敍曰史籀篇許氏說文每引之又玉篇所引籀文皆本許書閒有說文所遺者凡十三字共輯得二百三十二字錄爲一卷石鼓文亦史籀作世有傳本不復具錄

八體六技

本志敘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尙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

許氏說文敘曰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又曰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卽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段玉裁曰此十三字當在下文左書卽秦隸書之下四曰左書卽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

文心雕龍練字篇曰漢初草律明著厥法太史學童教試六體

隋書經籍志秦世既廢古文始用八體有大篆小篆刻符摹印蟲書署書殳書隸書漢時以六體教學童有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鳥

王氏攷證尙書正義云秦有八體亡新六書去大篆刻符殳書署書加古文奇字六體乃新莽之制所謂六技者疑卽亡新六書畢載秦始皇以蘄爲名山作刻符書題印璽蕭何作署書題蒼龍白虎二闕

謝啓昆小學攷按八體六技當是漢興所試之八體合以亡新改定之六書技字似誤蓋以古文奇字易大篆刻符署書殳書其篆書卽小篆左書卽隸書繆篆卽摹印鳥蟲書卽蟲書漢興所試用秦八體不止六體許氏說文敘甚明故江式論書表孔穎達書正義俱從之班氏藝文志既用七略載八體六技之目而敘論以八體爲六體深所未諭隋志亦沿其失

錢大昕三史拾遺曰李賡芸曰六技當是八篇之譌小學四十五篇併此八篇正合四十五篇之數又曰六體亦八體之誤據說文敘言王莽時甄豐改定古文時有六體蕭何時止有八體無六體也

按謝氏以六技爲六書之誤李氏又以六技爲八篇之誤又謂志敘六體亦八體之誤按許氏稱六書者蓋偶然異文未可偏執以證班書此六書之說不足據漢志每類所條篇卷總數自唐以來舛譌不一且書籍相傳亦有無卷數者安見八體之書必爲有卷數乎此六技爲八篇之說亦不足據班氏敘此一節大抵皆據別錄七略先言六體課試次言

六體篇目文相承接一氣貫注斷不致誤此六體爲八體之說更不足據又諸家以說文敘謂新莽時始有六體竊謂莽之前已有六體故劉光祿父子得以著于錄略若在新莽之時則錄略不及著錄是尤顯而易見者至文心雕龍隋經籍志之所紀載並與漢志相同證驗確鑿又其已事矣

倉頡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歷六章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

史記列傳李斯者楚上蔡人也[illegible]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成西入秦爲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任以爲郎拜客卿至廷尉始皇并天下以爲丞相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夷三族

又秦始皇本紀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始皇時爲中車府令兼行符璽令事二世以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李斯已死拜爲中丞相二世齊于望夷宮高使其壻閻樂等廢兵進二世自殺立二世兄子公子嬰爲秦王嬰刺殺高夷其三族

唐張懷瓘書斷曰趙高善史書教始皇少子胡亥書又曰胡毋敬本櫟陽獄吏爲太史令博識古今文字與程邈李斯省改大篆

本志敘倉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皆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有隸書矣起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于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倉頡篇

許氏說文序曰七國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段玉裁曰按小篆既省改古文大篆隸書又爲小篆之省秦時二書兼行而古文大篆遂不行故曰古文由此絕秦時刻石皆用小篆漢初人不識科斗其證也

謝啓昆小學考曰按李斯作倉頡篇首有倉頡句遂以名篇猶史游之急就也爰歷博學等名篇放此鄭注周禮引倉頡篇鞄甖篇又引柯欘篇說文敘稱幼子承詔此其篇目之可攷也郭注爾雅引倉頡篇曰考妣延年顏氏家訓書證篇引倉頡篇曰漢兼天下海內并廁豨黥韓覆叛討殘滅此其語句之可攷也

馬國翰本序曰倉頡篇成文句者惟考妣延年幼子承詔等七句餘則兩字一字而已茲據合輯以成文句者列前兩字者次之一字者又次之按倉頡篇舊本有任氏大椿孫氏星衍輯氏方琦諸家大抵皆從諸書所引郭璞三倉解詁中論倉頡故業是訓詁反音其本文則四字一字爲多其成句者皆其所舉皆篇外不概見者

凡將一篇司馬相如作

本書列傳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以貲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病免客游梁數歲歸居久之得召問奏上林賦天子以爲郎奉使巴蜀拜中郎將後失官居歲餘復召爲郎拜爲孝文園令病免家居茂陵死

本志敘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史游作急就篇李長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也

凡將則頗有出矣謂凡將篇之字有出下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之外者

隋書經籍志有司馬相如凡將篇一卷亡唐經籍志凡將篇一卷司馬相如撰唐藝文志司馬相如凡將篇一卷

宋程大昌演繁露曰漢小學家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其後史游又作急就篇凡將今不可見藝文類聚載凡將一語曰鐘磬竽笙筑坎候與急就記樂之言所謂竽瑟箜篌琴筑箏者其語度規制全同率皆立語總事以便小學急就也者正規模凡將也

王氏攷證文選蜀都賦注引司馬相如凡將篇曰黃潤纖美宜製禪藝文類聚引凡將篇曰鐘磬竽笙筑坎侯唐志猶有此書說文引相如說

謝啟昆小學攷曰按說文口部引司馬相如說淮南宋蔡舞嗙喻當即凡將篇句文選蜀都賦注引云黃潤纖美宜製禪藝文類聚樂部引云鐘磬竽笙筑坎侯陸羽茶經引云烏喙桔梗芫華款冬貝母木蘗蔞芩草芍藥桂漏蘆蜚廉雚菌荈詫白斂白芷菖蒲芒消莞椒茱萸皆六字或七字爲句體同急就惟所云白斂白芷與班志云凡將篇無復字不合至說文禾部䅌字引司馬相如曰䅌一莖六穗乃其封禪書語也

張澍蜀典曰王楷文字志云司馬相如采日蟲之禽屈伸其體升降其勢以象四時之氣爲氣候脩時書按書史云相如作凡將篇抄撰六律測聲二氣采日蟲之禽屈伸其體升伏其勢象四時之氣爲之興降曰氣候脩時書酉陽雜俎云南中有蟲名避役一日十二辰蟲狀似蛇醫脚長色青赤肉鬣暑月常見于籬壁間俗云見者多稱意其首倏忽更變爲十二辰

狀是相如之爲氣候而時書即取十二辰蟲之名變也許愼說文于干支諸字必有由說陰
陽之氣可見當時好立此義久矣（此明說文專家取十二支字並取之凡例篇）

爲國翰輯本序曰凡將篇文選注藝文類聚陸羽茶經段公路北戶錄皆引之許氏說文亦
引其說兆攈輯錄詳載說文及集韻于各字之下以備案攷且代訓釋焉凡十五條

急就一篇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

本志敘曰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皆倉頡中正字也

後漢書宦者列傳序曰至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
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

隋書經籍志急就章一卷漢黃門令史游撰唐經籍志急就章一卷史游傳唐藝文志史游急
就章一卷宋史藝文志同

張懷瓘書斷曰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
麤書之漢俗簡惰漸以行之又曰章草之書字字區別張芝變爲今草加其流速上下牽連
或借上字之終而爲下字之始呼史游草爲章因張伯英草而謂也

顏師古注本序曰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史游景慕擬而廣之元成之間列于秘府雖復文非
淸靡義闕經綸至于包括品類錯綜古今詳其意趣實有可觀者焉

宋黃伯思跋曰倉頡篇爰歷篇博學篇凡將篇不可復見特急就存焉者以昔賢多喜書之
故也其文雖出小學家而亦西京文氣未衰之際詞致雅馴故頗稱賞其淸靡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其文多古語古字古韵有足觀者

王氏致證隋唐志謂之急就章國朝太宗皇帝嘗書此篇又于顏本外多齊國山陽兩章凡爲章三十有四此兩章蓋起于東漢按急就篇末說長安中涇渭街術故此篇亦言洛陽人物之盛以相當而郡縣以世祖即位之地升其名爲高邑與先漢所改眞定常山並列此爲後漢人所續不疑

四庫提要曰藝文志稱游爲元帝時黃門令蓋宦官也其始末不可考其書自始至終無一複字文詞典雅亦非蒙求諸書所可及舊有曹壽崔浩劉芳顏之推注今皆不傳惟顏師古注一卷存王應麟又補注之釐爲四卷云

孫星衍急就篇攷異序曰歷代傳寫急就漢有張芝崔瑗魏有鍾繇吳有皇象晉有衛夫人王羲之索靖後魏有崔浩唐有陸柬之時人又多臨本宋有太宗御書黃庭堅李仁甫朱文公皆有刻本元有鄧文原明有仲溫俞和注之者後漢有曹壽魏劉芳周豆盧氏齊顏之推今所見法帖有紹興三年勒石本所存注解唯顏師古及王應麟本餘無存焉或疑史游以元帝時爲急就章而史稱元帝善史書即爲見其書而善之是以帝能爲章草亦或然也 小顏[illegible]

[illegible]

元尙一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

本志敘曰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元尙篇皆倉頡中正字也宋祁曰李長下當有作字

按李長始末未詳諸書亦罕有徵引元尚篇者故其遺文佚句無得而傳但知其篇首有元尚二字耳按急就規仿凡將此大抵又仿急就其字則兩家皆取倉頡五十五章就三千三百字之內而各類其辭猶揚雄易倉頡中重複之字而別爲倉頡訓纂也

訓纂一篇揚雄作

本傳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年四十餘來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閒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于勢利迺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後世以爲經莫大于易故作太玄傳莫大于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于倉頡作訓纂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段氏說文注曰揚雄傳云史篇莫善于倉頡是則凡小學之書皆得稱史篇

本志敘曰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于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按平帝本紀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小學史篇者遣詣京師王莽傳云徵天下有逸禮古書史書文字通知其意者詣公車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謬壹異說云

許氏說文敘曰孝宣皇帝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

梁庾元威論書表曰李斯造倉頡七章趙高造爰歷六章胡毋敬造博學七章後人分五十五章以爲三倉上卷孝哀帝元壽中揚子雲作訓纂記按當是記滂熹爲三倉中卷按哀帝元壽中當爲平帝

於元中成初許于元帝中成帝于元始中也

張懷瓘書斷曰揚雄作訓纂篇三十四章以纂續倉頡和帝永初中賈魴又撰異字用訓纂之末字以爲篇故曰滂喜篇又曰和帝時賈魴撰滂喜篇以倉頡爲上卷訓纂爲中篇滂喜爲下篇所謂三倉也

文心雕龍練字篇及宣成二帝徵集小學張敞以正讀傳業揚雄以奇字纂訓並貫練雅頌總閱音義據此則揚雄取倉頡篇以續倉頡可知揚雄傳云劉歆子棻從雄學奇字書謂云和帝時賈魴又取異字爲滂喜篇學奇字謂此揚雄纂訓者蓋文章之又義之篇釋錄

隋書經籍志三倉三卷郭璞注秦相李斯作倉頡篇漢揚雄作訓纂篇後漢賈魴作滂喜篇故曰三倉唐經籍志三倉三卷李斯等撰郭璞解唐藝文志李斯等三倉三卷郭璞解按隋志所據訓纂一篇皆編入三倉中者也

按訓纂成于元始居攝之間爲七略所不及載此條蓋班氏所入而必列之于此不與後三條倉頡訓纂相類從者則以其前凡將急就元尙三篇皆取于倉頡篇中之字而此則順續倉頡故連綴于後明一類之學猶禮家入軍禮司馬法于周官經傳之後也

別字十三篇

崑山顧炎武日知錄曰後漢書儒林傳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近鄙者猶今俗用之字別字者本當爲此字而誤爲彼字也今人謂之白字乃別音之字轉

錢大昕三史拾遺曰別字十三篇卽揚雄所撰方言十三卷也本名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

國方言或稱別字或稱方言皆省文

元和惠棟後漢書補注曰東平王蒼傳蒼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別字穎漢志曰凡別字之體皆從上起左右離合藝文志小學家有別字十三篇或曰別字辨俗字尹敏曰讖書多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是也未知孰是

按續漢五行志卷一獻帝踐阼之初京師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案千里草爲董十日卜爲卓凡別字之體皆从上起左右離合無有从下發端者也今二字如此者天意若曰卓自下摩上以臣陵君也青青者暴盛之皃也不得生者亦旋破亡按司馬彪取蜀巴應劭譙周三家之說以爲五行志此事蓋亦得之三家者其言別字之體如此惠氏取以證東平王別字又證以漢志之別字要以亭林氏所言爲得其實錢氏以爲卽是方言提要于方言條下亦有是說謝氏小學考遂歸之揚雄皆非也

倉頡傳一篇

謝啓昆小學考揚氏雄別字漢志十三篇佚揚氏雄倉頡傳漢志一篇佚

按此兩家書七略以之殿末皆不著撰人漢志因之而謝氏皆以爲揚雄書其意蓋以此兩書在揚雄訓纂下是蒙上省文然考揚雄之書志序言之甚明此兩書不當一詞明是別家之書且小學十家（據顏曾文前人及唐人所見皆云小學十家參不數說）并此兩家方如其數若實爲揚雄書則止于八家此尤顯見者也志云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从受之說文敘又云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又杜鄴傳張敞

子吉吉子竦並長小學鄭子林正文字過于鄭竦是　帝以後能正其讀言其義有齊人（史失其名）張敞杜鄴爰禮秦近張吉張竦杜林等疑此傳出此數人之手以其非一家之言故不著撰人說文亏部乎字下引爰禮說似出此書

揚雄倉頡訓纂一篇

本志叙揚雄作訓纂篇順續倉頡又易倉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此[illegible]作[illegible]又[illegible]作重一[illegible]名曰[illegible]）

（[illegible]）

謝啓昆小學攷曰揚雄倉頡訓纂隋志已不列其目蓋其亡久矣說文解字肉部膴腑盦舛部舛䍀部彝系部綷手部㕚文拜龠部龢並引揚雄說即訓纂也又由部𤰈引杜林以爲竹筥揚雄以爲蒲器斗部斡揚雄杜林說皆以爲軺車輪斡揚與杜並有倉頡訓纂故許君亦兼引之也（按此所引與許叙篇一其之文無由載刻爾）

馬國翰輯本叙曰訓纂說凡將尤爲僅見唐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引鮮蛇魚句許氏說文引揚雄說十二條亦訓纂文也凡十四條

按志叙云作訓纂篇順續倉頡訓前訓纂一篇三十四章也又云易倉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則收閭里書師所并五十五章之舊本易其複字而別纂成文加以訓詁即此倉頡訓纂一篇皆七略所無班氏所入也

又按志叙云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韋昭曰臣班固自謂也按班氏所續十三章不在此志別詳舊輯後漢藝文志中

杜林倉頡訓纂一篇

杜林倉頡故一篇

本書杜鄴傳鄴字子夏本魏郡繁陽人也祖及父積功勞皆至郡守武帝時徙茂陵鄴少孤其母張敞女鄴壯從敞子吉學問得其家書哀帝時為涼州刺史病免元壽元年舉方正未拜病卒初鄴從張吉學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于世尤長小學鄴子林清靜好古亦有雅材建武中歷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過于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

後漢書本傳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父鄴成哀閒為涼州刺史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初為郡吏王莽敗客河西建武六年徵拜侍御史代王良為大司徒司直十一年司直官罷代郭憲為光祿勳後皇太子彊求乞自退封東海王重選官屬以林為王傅明年代丁恭為少府二十二年復為光祿勳頃之代朱浮為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為任職相明年薨

本志叙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并列焉

隋書經籍志梁有倉頡二卷後漢司空杜林注亡（據杜林本傳三府徵來去大字此係云大司空）唐經籍志倉頡訓詁二卷杜林撰唐藝文志杜林倉頡訓詁二卷

謝啓昆小學攷曰按說文解字艸部蘱莎藍米巢部粤而部耐水部渭耳部耿女部娸娶婪由部㽬甾部𤬪斗部斡並引杜林說史記索隱引杜林云貂似貊白色皆倉頡故之文也

馬國翰輯本序曰杜伯山倉頡訓詁今惟許氏說文引其說他書亦間有引者合輯爲帙又採

氏宜好任氏大椿輯入倉頡篇見倉附錄叢序及小學鉤沈中

按隋志引七錄但云倉頡二卷杜林注兩唐志作訓詁亦並二卷卷數與本志相符蓋合訓纂及故而一之其書似取倉頡五十五篇別爲纂次成文而又爲故訓于後猶千字文始于梁周興嗣而諸家多有重次其文而爲之注釋見于隋唐志也林實後漢人班氏修志時其人已逝卒書已行世因并附入非通例也

又按此篇凡分二段史籀至訓纂七家皆古今字書之屬爲一段別字以下五書皆解釋古今字體義之類爲一段

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入揚雄杜林二家三篇按所載凡十二篇內揚雄杜林各[illegible]也一篇當爲十[illegible]籍爲一家此云十家其數相符其篇數除八篇六

按[illegible]中外兩止于三十七篇[illegible]入[illegible]李氏實云[illegible]曰入數入篇敘其數實不齊也今校定爲三十家內一家篇篇數三十七篇又按班氏往入揚雄杜林二家三篇凡三篇[illegible]四篇別書合以上並三篇[illegible]

蒼頡訓杜林字以爲前此二家三篇因案敘爲二爲不知其情僞今揚雄凡篆一篇也揚雄蒼王莽天鳳中於本說文者時劉歆奏進七略其人猶在例不錄生存人故七略于揚所作猶缺其訓四篇尚缺[illegible]

又爲[illegible]所[illegible]定者[illegible]及之[illegible]書[illegible]不之及[illegible]所[illegible]入[illegible]入[illegible]入[illegible]家入大[illegible]三十八篇而于此小學之家附入[illegible]入[illegible]一篇入也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其宣揚于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

按以上許班氏所引附作之文百官公卿表云御史中丞內領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

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

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寖不正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倉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建隸書矣起于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于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倉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也宋祁曰李長下當有作字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于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又易倉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無復字師古曰臣班固自謂也作十三章後人不別疑在倉頡下篇三十四章中蓋書下篇三倉下篇也據篇揚各隋書曰和帝時賈魴取固所續章而廣之為三十四章用訓纂之末字以為篇目故曰滂喜篇又總五十五章如三十四章又加十三章當為一百二章此云一百三章三篇為二一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并列焉

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入三家一百五十九篇出重十一篇據此所載家數篇數以上九種部凡之數較之相符合然皆并其實也今詳加審正當為一百三十一家內一家無篇數三千七十四篇一篇一缺二十八家數四十八篇然亦未能備其參差是也入三家一百五十九篇者舊書家入劉向書疑一篇禮家入禮重司馬法百五十五篇今小學家入揚雄杜林二家四篇書家本有劉向五行傳一家當除去其目二馬法樂種於林三家許之兼小學家所入四篇並人三家數為三篇此云入三家一百六十篇與重十一書者蓋家尚有禮南劉向等學頌七篇春秋家有太史公四篇也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

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爲終始也至于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旣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序六藝爲九種（據宋本于每[illegible]篇數每略總數與前數一一據所載篇數凡之數總錄而書者遞此氏書例有其行款也是古體今本乃悉改爲分注并數文亦載其書款以其無關要言應亦不復贅述焉）

六藝卷二終